



心桥

文章推荐：

《路在脚下》

《Hold住自己的梦想》

《200 Day with H》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卷首语

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下这七个字后沉默了很久。仿佛已经可以看见，一朝盛放的春日，上帝一晚赶工，次日起床就见眼前背景被更换，疏朗开阔或是浓密繁盛的枝叶，推着单车于沉思中抬头时的一色烂漫春花，令人疑心是四月飞雪的漫天柳絮，园子里不知是不是季老的幽径古藤萝，未名湖里鸳鸯缱绻，夜里从泊星地开会出来时随风而来的阵阵馨香。然后，在几场急雨之后。

一夕凋谢。

倒不是岁华尽摇落、堂上书生空白首式的伤春悲己，只是眼前的世界景色变换匆匆，让我疑心是不是生活在楚门的世界，导演一声令下太阳升起春花凋谢。是不是倘若不抓紧匆匆而逝的光阴，眼下这壮丽的景象终究有日会从我脑内因为剩余内存过小而被当做垃圾文件清理干净。

是不是在这园子里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认为“永远不会忘”的刻骨经历终究会因为毕业因为其他新的“永远不会忘”的事情而消逝；是不是那日五夕阳里妖风中我们嘶哑的嗓音握紧的拳心里许下的誓言都会如各自抹去的眼泪一样，静静地不可挽回地蒸发干净；是不是初见时怦然心动的感觉，听到期盼已久的四个字时惊疑全世界的花都开了的矜持的狂喜，都会被往后的岁月稀释溶解，渐渐即使用最精密的仪器也检测不出曾经的痕迹。

我惶恐现下的风景太美我却无法把它们都刻进脑子里，负了春光负了深情，惶恐日后岁月渐驰当我双眼不再清澈时会疑心过往种种不过是庄生一梦。

那才是空白首，临风三嗅馨香泣的悲哀。

所以就让我用文字把园子里的故事写下来吧，那日流下的汗水和眼泪，那日牵手时的小鹿乱撞，那日合上书本时难以言喻的震撼，那日出操时未名湖上的日出。

让它们作为我细细写下的浣花笺顺着生命的河流先我一步到达命运的终点，再见面时我坐在摇椅上慢慢地读慢慢回想。

在这个最美丽的春天发生的事。

by 孙璐璐



目录

一、毕业季

- 1、Why Math/范晨捷 2
- 2、路在脚下 /张瑞祥 4
- 3、再回首 /王志宇 8

二、谈天说地

- 1、态度怎么样，这才是最关键的
——访数院 10级本科生庄梓铨 /刘泽琨等 12
- 2、Hold住自己的梦想
——访数学科学学院田青春老师 /杨懿等 14
- 3、闲话精算
——访陈凯老师 /梅松 17
- 3、同样的本科，不一样的研究生
——访 11级基础数学系研究生程诚、
11级信科研究生田陆 /孙璐璐等 20

三、恋恋风尘

- 1、200 Days with H/Ampere 24
- 2、关于爱情的故事 /吴斯嘉 27
- 3、曾经的纪念 /特洛伊木马 28

四、Sports

- 1、爱网球——just for tennis/张鹏浩 32
- 2、我深爱着的数院足球 /陈佳杰 34
- 3、无兄弟，不篮球 /王强力 36
- 4、投向北大杯 /赵靖康 38

五、随笔

- 1、去年今日，人面桃花 /语焉不详 42
- 2、天津行纪 /张明睿 44
- 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葛颖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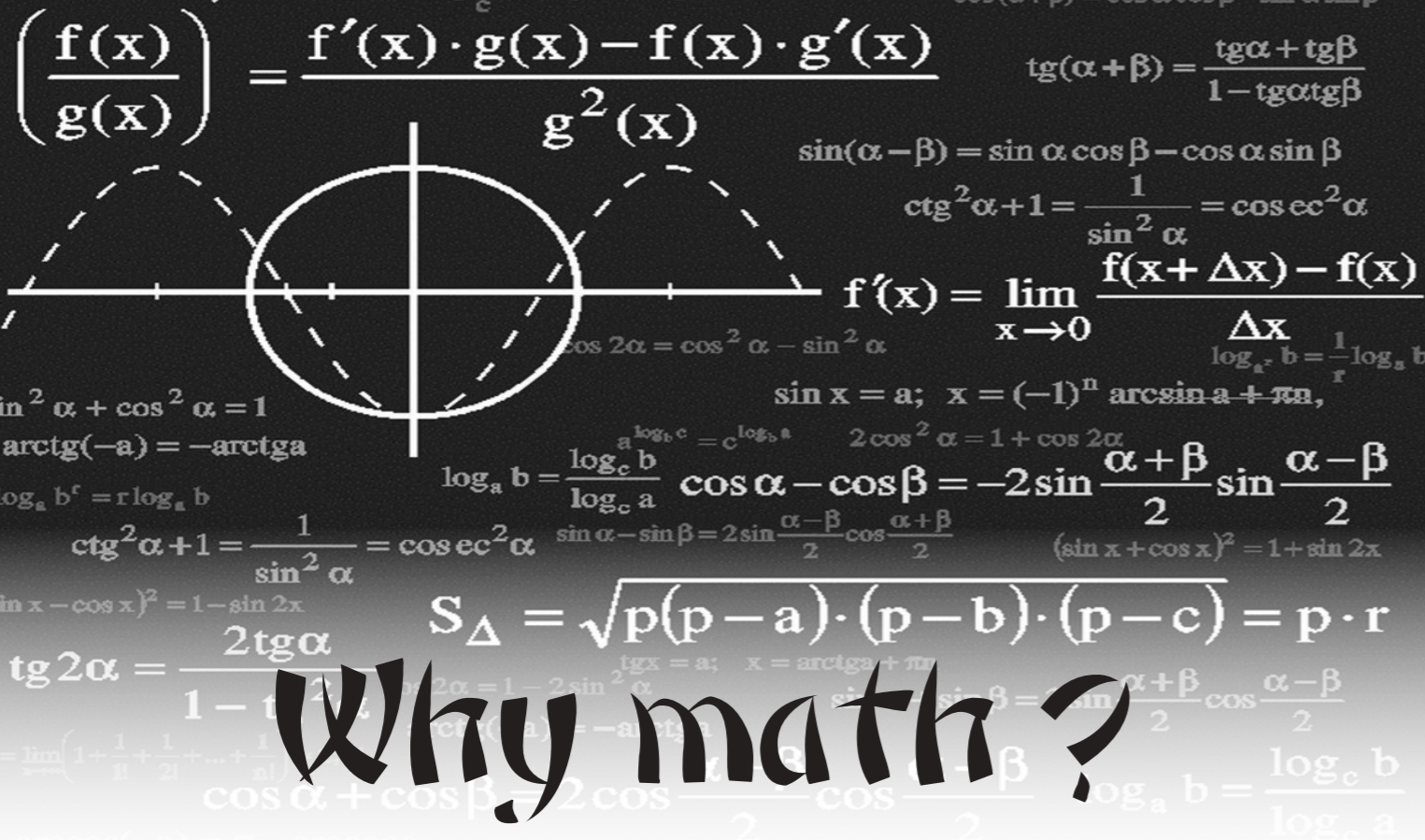
六、读·步天下

- 1、背影 /赵君妍 54
- 2、读《笑傲江湖》 /张鹏军 58
- 3、唯有时间和距离永恒 /熊思雨 60
- 4、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范睿托 64



1- 毕业季

未名湖畔的依依杨柳，
燕南园里的喵星人们，
再见了；博实的包子
大叔、家国的红衣大
妈再见了；康中的鸡
腿饭、西门外的烤翅，
再见了；静谧宁静的
图书馆、刷夜圣地本
阅，再见；但是北大
数院人这个身份，还
要伴我继续走完这一
生……



Why math?

文 / 范晨捷 (08 本)

我想数学学院的同学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数学？老师，家长，朋友都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数学如此 tough，我们为什么要读数学？

这个问题有很多变体，其中之一就是数学有什么用？其实很多不学数学家问数学有什么用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问数学能不能赚钱？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我引用一下两位我很尊敬的老师的话来回答。范老师在泛函课上说过“读数学，一不要想升官发财，即使作为一份职业也要非常努力”，而田老师在 morse 理论上说“读数学虽然赚不了什么大钱，但也足以让人生活的很舒适”。

但对于一个数学院的学生，当我需要一些 motivation 去度过 tough 的时刻时，我还是要问数学有什么用，数学是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如何，数学是否仍然为这个社会尊敬，或者，更直接的，我为什么要读数学？

很多人应该会把我当成是铁杆读数学的，其实我没那么铁杆，我常常纠结，不过我到底坚持了下来，没有 quit，我只想写下大学四年对我为什么要读数学这个问题的探寻，我无法给出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但我想回忆和记录那些让我振奋和沮丧的时刻。

我选择数学作为 major 的理由很简单，我觉得微积分在经典力学中近乎无敌，我觉得数学厉害了，然后我发现北大的数学很强，于是我果断报了数学。我选择的数学的第一个理由是在物理里他很厉害。但是我的第一次沮丧在那个未开学的暑假也迅速到来，我发现光华是当时北大最 popular 的，而不是数学，我的自尊或者虚荣有那么些小受伤。但是我很幸运，我上了王长平院长的几何课，我永远都会记得王老师上几何课上每次将一个定理娓娓道来后不由自主的幸福一笑，我不知道这笑容里有没有那种得意或满足，但我觉得王老师很幸福，我觉得做一个 mathematician 很幸福，我也想要这种幸福，并且愿意为这种幸福而努力，于是我很愉快的在后面的日子里学着数学，我在大一的时候成绩也不错，发现在数院 survive 也没有这么难，虽然时常有压力，但我觉得很幸福，这对我就够了。

但是我渐渐发现了一个让我不太愉快的事实，我发现我学物理的朋友并不实质性的会数学，至少不是我所学的这种数学，他们学的好快，应用的好快，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无法解答，我开始想数学有什么用，我最初心中的数学是牛顿那个时代的数学，那时的数学有种科学之王的感觉，而和物院的同学的讨论让我开始怀疑数学，我很迷茫，我

不知道现在的数学有什么用，我的士气有些低落，但我依然很幸运，我遇到了我本研的导师范后宏老师。范老师教会了我热情。范老师对数学是充满热情的，我记得第一次与范老师谈话我就被这种热情所感染。我突然觉得 just let math be math。我觉得就看数学本身也很好，至于他的意义，时间会给出答案。我选择了拓扑作为本研的方向，拓扑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他非常 beautiful，这段时间我不再追寻数学的 power，而是愿意欣赏其 beauty。

不过对我这种争强好胜的人来说 beauty 是不够的，我当时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定理叫 jordan 曲线定理。这个定理我至今仍觉得是 trivial 的，我当时就更不明白这种定理为什么都要证的这么辛苦。类似的事实很多，让我很苦恼。我当时看了一本书叫《数学：确定性的丧失》，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数学家，他对现代数学各种攻击，这让我非常失望。一方面，我很怀疑像我这种无法欣赏 jordan 曲线定理的人是否还有机会成为一个 mathematician，但更重要的是我当时怀疑的数学这个学科本身，加上当时有几个水平比我高的人对我各种嘲讽，我对整个数学圈的人际关系也有点怀疑。当时我大二下，面临选系，我心里烦透了，这大概是我大学时最谷底了。范老师当时给了我很多鼓励，但我仍无法走出困境。但我当时看了一遍姚鸿泽教授的名为“有朋自远方来”的访谈（姚鸿泽教授是哈佛大学做数学物理 / 概率的教授，我非常推荐这篇访谈），这篇访谈中非常坦率的谈到数学与牛顿时期相比不如当时的地位那么中心，但也指出新时代的数学家的任务是做出更为强劲的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姚鸿泽教授在访谈中提到他从来认为 jordan 曲线定理是平凡的，没什么可证的以及他在求学阶段也曾有过迷茫。我突然觉得原来数学家也有不是一直那么坚定，也会疑惑，但他最终还是成为了非常厉害的数学家。我突然相信虽然我不像祥哥，大听那么从不动摇，但我也可以有一天成为一个 mathematician。但我对数学的怀疑并没有消失，我需要一个 motivation，一个足以让我度过难关的动力。我那个时候又读了一本书，是 Hardy 的一个数学家的辨白。

(Hardy 是硬分析大师，传闻当年英国有一大分析高手，Hardy, littlewood 以及 Hardy-Littlewood) 原来大神般的 Hardy 当年学数学的原始动力是“只有在数学中他才能胜过别的男孩”，我感觉似乎找到了答案，虽然不是什

么终极的真理，但对我已经足够。在我选系的前夕，我去找了孙鑫学长，我非常感谢学长在那时给了我非常直接的建议，其实我在那时只是需要一个我尊敬的人说出我心里想的那些话，学长那天晚上和我讲了很多，我感觉那天晚上我就像是重生了一样，我也找到了我学数学的动力，非常简单，甚至你可以说我很功利，我想做的比别人好，我想解决别人做不出来的问题，我很 enjoy 看明白一个大定理或做出一道难题的快感，我想有一天我有属于我自己的命题或定理，或者说我想 somewhat 胜过别的男孩。其实 Hilbert 说“问题就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去解决他”。我想也有几分这个意思吧，通过奋斗做一些别人做不了的事是很爽的。

我最后选择了分析作为自己的方向，特别的我想学用调和和分析做 PDE，其实分析和拓扑的区别还是很多的，但在我心中确实分析更为 powerful 一点，这完全是个人兴趣。但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下王保祥老师，我在大三下上了王老师的近代 PDE，我只能说这课实在太酷了。而且王老师非常有学者风范，非常让人神往。从大三开始我觉得分析和 PDE 天生是最棒的组合，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像王老师那样把每一个 term 的算清楚，给出细致的 estimate。我想那会很很有意思，这也是我目前 graduate 阶段的方向。

我已经快毕业了，北大在我心中的 level 现在非常高，因为我遇见的数学老师都非常 nice 的教我，有很多师兄师姐给过我帮助，还有那些陪我度过痛苦和快乐的朋友们。

Why math 这个问题当然我给不出一个最后的答案，我也在继续探寻，math 既然成功吸引了我，那我就努力为其添上一份光彩。如果你看到了这里，那我很感谢你陪我重温这段回忆，也希望早日找到自己 why math 的答案。

5 月 14 于本阅

路在脚下

文 / 张瑞祥 (08 本)

毕业在即这一事实，难免时常勾起往日在这个园子里的种种记忆。纵观本科四年往事，想到光阴的巨轮就这样悄没声息而又大刀阔斧地改变着自己，有时也不免在更加怀旧的同时感到些微伤感。如今一见到朝气蓬勃的学弟学妹们，总是很想坐下来好好和他们聊聊，从他们那里找回自己最好的时代的记忆，又能让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走上捷径从而让这些经历有所贡献。不过有时也会转念想到，很多事情如果没有自己亲身的体会，是很难只听别人说话就获得大量能用于实战的经验的，这又使得一个合格的“经验介绍”的难度和艺术性大大加大了。后来仔细想想，既然亲身的体验如此弥足珍贵，那么不妨就来写篇文章记录一下自己珍藏心中的成长经历，也趁机纪念一下这逝去的青春岁月吧。

回首四年前，我带着一点好奇和一点迷茫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北大校园。虽然在中学的数学竞赛里战功赫赫，但是来到了大学的数学课堂里我很快发现，自己还是需要从头进行从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开始的现代数学殿堂之旅。在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看过线性代数和微积分。而到了北大，周围忽然多了一圈早就看过不少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做过或正在做许多习题的同学们。这种情况重新唤起了我的紧迫感，我开始像中学一样把考试作为一种挑战，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以大量的做题为主。现在想起来，这段懵懂的经历虽然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但毕竟也为我积累了宝贵的基本功。

当时教我数学分析的是李伟固老师。李老师讲课十分幽默风趣，深受同学喜爱。他在第一节课就给了我们一句忠告：“多看书，不要没完没了地做题”。幸好我当时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记了下来并且一直将之奉为圭臬，这才算没有完全在做题的漫漫长路上迷失方向。我努力在读书的时候认真思考，弄清每一个步骤的逻辑，让所有细节都了然于胸，甚至找出了书上许多错误，有时会为自己找到的简单证明替代书上的并得意一整天。现在看来，那时在看书和做题的时候养成的这种在学习中乐于思考的习惯，也是十分有益的。

在这种“正常”的大学初期的生活节奏之中，我也开始注意到身边的一些同学。他们用行动在向我诠释着我想都未曾想过的学数学的方式。有些同学从许多课外书上吸取了不少教材中没有的知识，在许多时候和我讨论的时候总能使我思路更加开阔；有些同学已经开始阅读数论和代数几何的相关入门书籍，使得我在旁观时总是充满好奇与不懂交织的复杂心情；有些同学常常和老师讨论数学和数学工作者的生活，也乐于阅读一些现代数学相关的科普著作，每当他们和我聊起天来，我总能听到许多陌生的数学家、陌生的学科的名字以及一些相关的故事，用一句流行语来说就是，我“虽然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些学科是什么，但是听起来觉得好厉害”。

另一个让我对数学学习不断重新认识的地方，是高等代数课程的习题课堂。我的高等代数课程助教一直都是许金兴学长，他在习题课上总是能够深入浅出地讲解一些课本上没有但又很重要的相关知识，比如群和环的定义，如同态，比如李代数，比如正合序列。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学到了课上没有学到的许多有趣的代数知识。更重要的是，我在助教的帮助下，似乎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些不同数学对象之间的联系，也朦朦胧胧地感到了现代数学大厦的宏伟与壮观。

这个时候，我逐渐发现学习的知识容量越来越大，在课堂内外可以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慢慢地，我感到做题时间不够用了，于是就这样一边担心自己会不会学不好，一边就这样被迫减少了自己的做题量。不过马上又发现，这基本对考试没太多影响。也许基本功到达一定水平以后真的就不需要做太多题了呢，我这样想着，安下心来。

记得在大二刚开始的时候，沈才立学长曾对我强调过大二是很重要的一年，用好它可以学到很多。有了这句忠告在心，我便打算好好利用这一年。不过这句话对当时毫无经验的我来讲，几乎只能是一句抽象的空话。大二的开始，除了上的课不同，习题课少了以外，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挑战也已经开始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学习生活。

早就听说学长学姐们不断强调讨论班的重要性，我也就兴致勃勃地报了一个低年级讨论班（那个时候我们的条件还没有大家今天这么好，学院还没有系统地开设低年级的讨论班甚至诸如数学分析选讲这样的好课程，官方的低年级讨论班处于一种很零散地开设的状态，每年也就一两个）。讨论班的教材叫做《酉表示与调和分析》，我则和多数成员一样，既不知道什么是酉表示也不知道什么是调和分析，纯粹怀着一种多学东西的目的而来。不过从我们自己开始讲，开始看书的那一刻起，麻烦就开始出现：强弱收敛、勒贝格积分、傅立叶变换、李群和谱分解等我们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东西接踵而至，使我很快应接不暇。一开始还能勉强从逻辑上推出所有细节，但没过几节课就有许多内容已经跟不上了。由于大部分内容不需要我讲，从考试的角度也不需要我掌握，我便开始有些懈怠和破罐破摔，许多内容都是裸听同学讲，而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于是一学期下来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虽然我搞清了许多细节，可但是这个领域的问题还是停留在最多只能看懂但还完全无法找到真正做一个相关问题（哪怕是习题）的感觉的水平，这个感觉非常不好，我甚至觉得以后肯定做不了这些东西了。

戏剧性的是，就在接下来的大二下学期，我的数学学习观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选了相关的复变函数课程，我认识了任课的范后宏老师。通过几次上课和与范老师的交流，我被他对数学许多分支及其之间联系的颇为深刻的体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数学的热爱深深吸引。他讲的许多话，上至古今各种数学家和他们的发现，下至复变函数从复数的定义开始的各种基础知识以及与现代数学的联系，都既给了我一种以前完全没有过的体验，又让我觉得以前只会重视阅读教材，做题和考试的自己与这种理解数学的方式相见恨晚。我感到自己的眼界正在开始打开，通过一次又一次与范老师的交流，我对现代数学中的分析、代数、几何与拓扑等分支的全景有了更多更全面的接触。我发现只要自己肯拿出自己的时间，那么与范老师的交流就是一大乐事，他乐于十分耐心地和我们谈各种有关数学和人生的话题，而我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眼中的数学那“最可靠的真”，“最广泛的善”和“最永恒的美”，而他反复强调的本科阶段应该着重培养的“提出问题”和“评价问题”的能力也使我耳目一新。（这里还想向大家特别推荐一下我从范老师那里知道的一本记录 Fields 奖得主的建树与见解的科普读物《当代数学精英》，它给了我很多启发）现在我眼中的数学，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在试卷或者教科书上的一道道题目，甚至数学课上写在黑板上的那一行行推导，而变成了一种有血有肉、博大精深的文化，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套套凝结着无数前辈智慧和汗水而又每时每刻在被优秀的年轻一代所改写的深刻理论，一个个可谓是每一个相关数学家的梦想的重要问题以及先辈在迈向这些问题的路上的深深足迹。我想我最终选择继续研究数学，除了自己自幼本来对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数学基础的兴趣以外，也是和这段经历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叹服于这座在我面前出现的数学殿堂的美与宏大，又钦佩和向往范老师以及许许多多我逐渐耳闻的数学家们讲起、做起自己喜爱的数学那种沉醉其中和忘我工作的那种感觉，我才果断地推开了这座圣殿的大门，步入其中。

这时的我也初识了包括黎曼面这样有趣的数学对象，觉得数学中“整体性”的东西非常吸引自己，再加上我高中对于拓扑学的科普书中所说的从闭曲面与纽结开始的神奇的拓扑学的好感，我也就顺理成章地萌生了进行拓扑学方向的本科生科研的想法。我和另外两位同样想对拓扑学有深入了解的同学一起找到范后宏老师，开始了我们关于拓扑的本科生科研。范老师非常关心学生，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他经常在讨论班上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讲课过程中的不足，也常常提出一些可供我们思考的问题并督促我们养成善于提问的好习惯，或是和我们交流

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我也渐渐开始意识到，拓扑学有着远比我中学科普读物上的那些关于纽结和闭曲面的初等介绍更为丰富的内涵。范老师非常强调拓扑与代数几何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的初期工作就以代数曲线为重心。从此开始，从一开始对代数几何的不了解甚至有点反感，到“因为和拓扑有关而被迫学习”，再到学完以后领会代数曲线的数学美及其重要性，是我这段时间最最神奇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正是这一系列始于复变函数课的点滴而又巨大的改变，使得我在数学这个领域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回首上面说到的，当年大一在和我聊数学的时候常常使我惊讶的那些同学们，我终于意识到他们才是更早清醒，更早脱离了只懂得看教材复习、预习以及做习题这些和中学一样的学习方式（这当然对于培养基本功，避免眼高手低夸夸其谈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数学学习还远远不够）的人。我也明白了当时参加低年级讨论班那段迷茫经历的真正原因，就是学得太死板，只注重细节和逻辑，而缺少理念和大局观，至少缺少对这些东西的有意识寻找和捕捉。我庆幸现在的自己既找到了能让自己享受其中而又非常有效的数学学习方法，又重新得到了对各个数学分支的兴趣。

也就是这样，我步入了大三。除了自己的科研，我也选了大量觉得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专业课程，有些例如《同调论》也是对科研的很好补充。带着这种新的学习态度，我心中已经不是入校时的那种朴素的好奇和迷茫，而是充满了学习前人经验和探索理解未知世界的求知欲、热情、自信和严谨。我真正理解了我们学习这些数学课的目的，也就是朱煦雯学姐在她的毕业感言中引用的老师的话“要做知识的主人，而不是分数的奴隶”。

在我的数学观转变之后，我确实感到学习数学是一件乐事，感到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少多了，在数学里的探索也更自由了。三年级我虽然选课较多，但是由于求知欲非常强烈，加上改进了学习方法，我的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足够，而这年也是我收获最为丰富的一年，也进一步认识了许多好老师。限于篇幅，赘述一篇大三生活流水账不太可能是我的风格，因此接下来我只写写印象最深的两件事情。

由于选了一些与几何相关的数学物理方面的课程，我认识了幽默风趣而颇具亲和力的刘张炬老师。刘老师的教学风格基本上可算是循循善诱夹带一丝幽默诙谐中渗透着对我们的关心和严格要求。而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数学直观的有意识培养。刘老师常常说，要尽量把一个东西“看”出来而不是纯粹“算”出来。许多本来是非常抽象的代数与几何语言和推导，刘老师总是能够清晰地讲出背后的直观所在。这也一次又一次地启发着我，一定要有意识地建立数学的逻辑推理背后的直观。后来这被我的经验证明在任何数学分支里，这几乎都是一条极其有用、极其重要的准则。有了正确的直观，数学就能“学活”，一个人就能把握住前进的方向，也是创造性的工作不可或缺的。当然，这里的直观必须是正确的，而逻辑推理其实只是数学的一个重要工具，其最终目的之一，就是在我们的脑海中造就对一些数学对象清晰而正确的直观。不得不说，我现在在数学上的“主动寻找直观”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刘老师的有意训练。

而另一件事情则又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随着对进阶课程的学习，我开始对许多课程有了广泛的兴趣。而我很快就在学习刘和平老师的实变函数课程的时候感到自己对分析学也产生了很大的热情。到了大三的下学期，我便继续选了刘老师的研究生课程实分析。刘老师讲课非常细致清楚，我在被调和分析中的种种现象和研究手法如典型的“Fourier 变换”和“分解”思想的美与深刻震撼的同时，也从同期的其它分析课程中进一步感受到了分析的魅力。同时，也开始在一些几何课程中体验到了分析的用处。于是就这样，我的兴趣新增了“分析”这个分支。慢慢地，我感到自己对于拓扑和分析有着同样的兴趣，也能在其中发现同样深刻的美，我甚至还惊讶地发现，自己似乎在分析上的想法更加多一些，感觉更好一些。于是我开始慢慢偏向了分析，最终也选择了分析作为近期自己的主攻方向。

这已经是大四的事情。我也已经开始进行着申请留学的各种繁杂程序。这段时间我继续学着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分析和非分析课程，并且参加了数学中心的讨论班。在分析讨论班上，我认识了刚从 IAS(Princeton 高等研究院) 归来的郭紫华老师。郭老师也非常喜欢强调直观，并且善于提出问题。和郭老师的每次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最终由于我有兴趣对限制性猜想这个调和分析的核心问题有所了解，我找到了郭老师作为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在学习许多最近的相关进展的同时，我也惊讶地看到了代数和拓扑在分析中的绝妙应用，这在以前简直是我难以想象的。我再一次被数学的统一美和勃勃生机所折服，也欣喜地发现自己证明了当初本研打下的一点点拓扑和代数曲线基础最终也被证明即使在分析里也是大有用场的。当然，我还没能在这方面做出原创性的成果，我也期待将来真正看到自己在北大数院练就的这一身

数学中许多学科的基本功得到 100% 的施展。

我的申请结果让我非常满意，那些录取我的大学也照例给我提供了去它们校园参观、与老师交流的宝贵机会。这一趟校园旅行，我收获颇丰。不仅见到了各个大学美丽的校园和优秀的同学，更留下了和许多熟悉有陌生的大名鼎鼎的人物聊天的珍贵经历：Carlos Kenig，吴宝珠，Igor Rodnianski，Barry Mazur，Benedict Gross，Michael Hopkins，Clifford Taubes，Peter Sarnak，Sergiu Klainerman，Elias Stein，Jean Bourgain，和这些以前只在书上和网上反复见到的一位位教授们在现实中面对面地聊数学，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家风范所震撼，一次又一次地牢记住大师们的真知灼见和金玉良言。而他们的平易近人，又使我彻底放下心来：原来即使是数学大家也大多不是怪才，而是一个个和你我一样的正常人！他们对我的一次次鼓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数学的热爱和投入也在时时刻刻勉励着我。

我最终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即将到那里进行深造。回头望去，自己脚下的这条路充满了艰辛的历程和戏剧性的转折。我很庆幸，这些年自己已经初步开发了自己最感兴趣和最擅长的方向，而没有太多盲从或者彷徨，算是快乐而自由地生活了四年。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了许多好友们都踏上了自己喜爱的道路，这些道路分分合合，延向四面八方。不过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路上发挥着自己独特的那份价值。

的确，也许大学的终极意义也正是让每一位学生能够真正发现和利用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从而快乐幸福地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去吧。我这段经历，也正是一种发现和养成兴趣的过程。如上所述，我的老师们和同学们（限于篇幅，我已无法列举对所有老师和帮助过我的同由衷地希望所有同学们在犹疑彷徨的时候，能够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得到及时的帮助。根据自己心来，坚持追寻内心的那份最原始的冲动与信念，不知不觉流逝的岁月里惊奇地发现，原来那条专



现和养成兴趣的过程。如上所述，我的老师们和同学们（限于学的感谢）在这个过程中也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我也从我或者其它同学的经历中得到一点启发，能够在数院的切身经历，我也深信只要你在世界的喧嚣中稍稍静下并且有着接受新生事物和观点的开放的头脑，你就会有属于你自己的路，每时每刻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脚下。

再回首

——数院的快乐时光

文 / 王志宇 (08 本)

记得在中学时候写总结，总是习惯性的使用“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等等描述时光飞逝的文艺并且老套的用法开头。现在这些语句已经不能表达这种匆匆，大学四年即将结束。依然非常清晰地记着刚入学时候的场景：我是我们级第一个去 math 那里领宿舍钥匙的（因为那时候是 08 年，我早来了许多要看残奥会），我曾是我一个室友校内的沙发（那时候人人网还不是那么普及，有的人刚开始使用）。9.12 号报到那天我们宿舍四个人进入寝室的顺序，以及两两之间打招呼的顺序和方式，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在数院度过了非常开心的四年，尽管中间有很多挫败与考验。还在数院的同学要好好珍惜剩下的时光。这个开心并不是说轻松，并且毫无压力的日子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开心，设想一下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的假期颓废的时光吧。有的人可能会想：当初如果不选择数院，会不会过得好些？其实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个答案，因为我们无法读完数院，在另一个世界中读 X 院，读完之后一比较发现数院好亦或是不好而进行重新选择。所以既来之则安之，时间一去不复返，珍惜当下的时间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大一刚进入数院时候还是挺有压力的，想到这么多冬令营金牌状元等等。并且在期中考试第一门就不理想，比平均分低好多。那个时候我想到了俞敏洪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能到达金字塔顶尖的只有两种动物：雄鹰和蜗牛。雄鹰凭借自己矫健的翅膀飞了上去，而蜗牛只能一步一步慢慢爬。但是，当蜗牛到达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所看到

的风景，与雄鹰是一样的”。我想自己就做一个蜗牛吧，也挺好。挫败带来的失落往往是因为太在乎他人的眼光，认为会影响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人在乎你的成败，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得失。如果能看淡它，这根本不算什么。好在我这个蜗牛还有一定的正加速度，于是一定时间之后就正常融入数学的学习和生活了。

从高中开始，我生活的领域仿佛总有神仙存在。大学有幸成为祥哥室友，“神”的光环对我帮助很大。（高中的室友和同桌也都是在对应空间中的祥哥）。当有些定理太抽象想不明白，可以与同学们多多交流。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也经历了同样的困惑。但不同的是，祥哥总能找到一条解决方案的路径，让我明白这些想法也是非常自然。依然深刻的记得祥哥登峰造极的使用闭区间套定理，有三个很不相关的问题他都使用了类似技巧，但当我遇到第 4 问题是还是不会用，神就是不一样。（其中一个不需要数学符号的问题是：开区间上处处都是极值点的连续函数是常数）。另一个好玩的事情是，我在大一下学辛空间时感觉啥也不会，祥哥在考试前跟我说了个命题（证明现在估计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非常不要脸的用了一下 Witt 定理）：任给一个辛空间和它的一个子空间，都存在子空间的一组基，使得它能扩张为整个辛空间的基。奇迹般的这个命题出现在了第二天高代考试的最后一题，一模一样，当时考场中的我就怀疑我是不是在做梦，冷静了一分钟，喝了口水捏了下脸，确认不是做梦后，才继续接着答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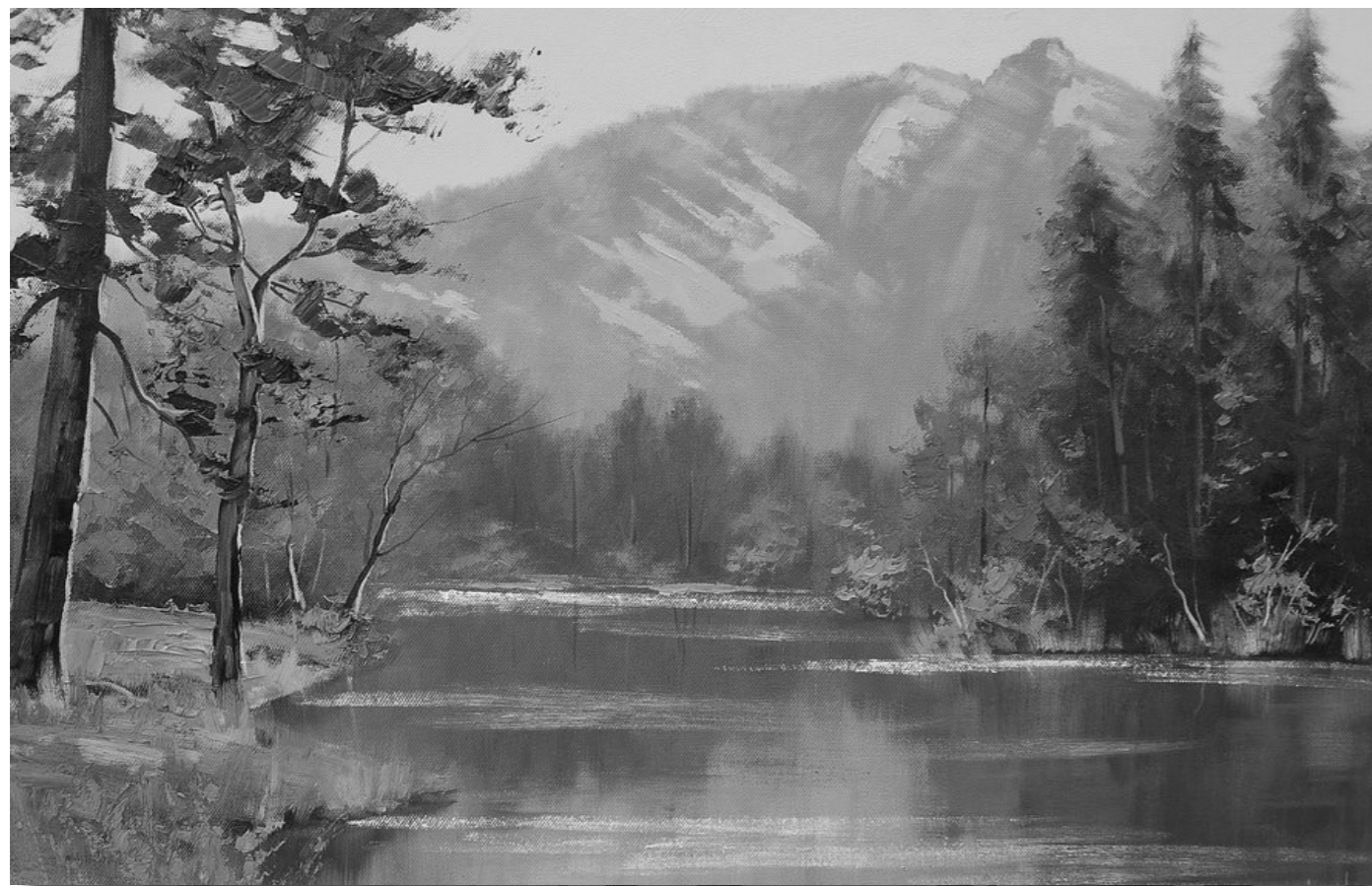
数院有可爱的同学，更有可爱的老师们。宋春伟老师，

能在寒冷冬日的一二节课，大家都睡眠惺忪的时候，为同学们准备咖啡；能准确的记着每个同学的生日（至少我们级），并在生日时候发来祝福短信；会经常在课上讲些笑话“有的同学觉得我的笑话比较冷，其实我讲的笑话都还是挺温暖的”。王长平老师，身为繁忙的院长却总能笑着对学生说“有问题随时到我办公室聊”；“这些东西是任何一本教材上没有的，我在德国的时候学的，现在我教了你们，如果你们有人将来成了老师，这些知识就传下去了。”（听着有点伤感，广大学几何的同学要给力啊）。章复熹老师，讲课超级清楚超级赞；不论你问的问题如何初等甚至可笑，抑或是高端深奥，她总是能用同样的语速同样的表情耐心给你作答；有次同学在课件讲了个笑话，章老师转过头去，对着黑板笑了一下，又面无表情的转了回来（那时候我恰巧出教室看到的）……杨家忠老师，对学生超好，并经常跟学生聊天，跟他聊时总是能听到关于他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学数学学语文等等各种有爱的事情。刘旭峰老师，数院最文艺的老师，每到期末都会写诗，有一次在物院开课出了一份 99 分的试卷，说：还有一分留在心底……范后宏老师，对教学的严谨和对学生的爱无以言表，关键是对数学的热爱，可以把你叫到办公室直接聊到凌晨三点钟。舒幼生老师，作为物院的老师却总能了解数院学生的需求，讲课内容十分适合我们院学生，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还记得他每次上课前必讲的一句话“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哇”只是可惜他现在好像不教课了……

还有留在脑海中的就是那些出国数院人的必经之路：托福，GRE，科研，申请。每一个经历都是一段令人愉悦

的忧伤。当时没有及时询问学长学姐，我在托福 GRE 上真是事倍功半。遇上天灾人祸，GRE 重考（殃及 2010 年 10G 的所有同学，此乃千年一遇），加之托福考试黑屏两个小时（据监考老师说在北大考试的历史上仅此一次），弄得我后面筋疲力尽听力不能。科研最终结果还好，中间之路途也是十分坎坷。申请更是一个令人成长的过程。我对即将申请的同学的建议就是：要敢想敢做，豁得出去。有很多人担心自己的某些潜在的不良说辞可能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尤其是想陶瓷的教授），事实并非如此。教授们都非常忙碌，甚至你联系了好几次才记得有你这么一号人，哪有闲工夫去记住你哪里做的不好。申请不仅有繁琐的事情考验练人的心智，更重要的是让人精神强大。那时候你或许会感到孤单无助，不过生活就是这样，关键时刻要靠自己。别人给予了帮助要感谢他们，因为这是额外的，或许他们也处在水生火热之中，自顾不暇，没有提供援手也实属常态。回想起来，这些寂寞的经历也是一种财富。从长远的角度说，人的一生历经酸甜苦辣，才丰富多彩，如果一味尝到甜头，一是不会觉得甜，二是日后也会遗憾。经历了风雨才会明白当前有阳光的日志很美好，不好高骛远，珍惜现在所拥有的。

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想到马上就要离开呆了四年的燕园，难免有些不舍，博士又是一段崭新的生活。在不同的阶段，路遇不同的人。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在数院的交集是永恒的财富，值得深深珍藏。



2- 谈天说地

那时我们还年少，
你爱谈天我爱笑。
不知不觉我们睡着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态度怎么样，这才是最关键的

——访数院20级本科生庄梓铨

记者：刘泽琨、李少堃、张傲（二本）

李少堃：庄梓铨师兄，我们先来聊一些学习方法上的问题吧。大一有三门专业课，有什么比较值得学习的学习方法及经验之类的？

庄梓铨：简单的说，数分要多刷题。

李少堃：多到什么程度？

庄梓铨：有一本习题集足够了。然后几何和高代好好听课，好好看书，这样应该就不会差太多了。如果学有余力的话，像一些老师推荐的参考书可以拿去翻一翻。这对你提高对数学这几个学科的认识还是蛮有帮助的。

李少堃：比如说哪些参考书呢？能举个例子吗？

庄梓铨：以数学分析为例吧。我们老师推荐过鲁丁的《数学分析原理》、卓里奇的《数学分析》，还有像习题课讲义，周民强老师的一些书，还有一套很多本的非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这些书都是很值得去读的。另外有一些书你们可能要学多一些才能看到，比如讲《重温微积分》这些书。这种书其实很多，只要你觉得有时间都可以去读一读。就几何来说，马翔老师也推荐过很多很好的书，他当时推荐一些。我当时很有兴趣地翻了一本《可怕地对称》，一本非常科普的书。我也翻过希尔伯特的一本书，叫做《几何学基础》，但都是粗略的翻了一下。有时看书不一定非得看内容，即使是翻一下前言也是挺有趣的，从中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李少堃：刚刚你谈到学数学分析

要多刷题。在学几何之后，我感觉几何学题目不是特别多，这个方法似乎不太奏效，怎么能够把几何学好呢？

庄梓铨：我认为主要是老师讲得时候多听，几何似乎说不上特别多方法。你们期中考试怎么样？

李少堃：感觉还是挺难的。

庄梓铨：其实我们现在学的几何知识都是比较散的，内容相对有点散。每个专题都给我们粗略讲一点东西，走一点就停下来，走一点就停下来，所以就会有知识比较散得感觉。很难知道深入的知道学得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学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感觉。你们可以尝试多翻一下其他书，就会发现很多书和课本上处理的观点其实很不一样，这对几何学的学习会有很大帮助的。

李少堃：庄梓铨师兄，我们聊一些其他话题吧。你刚进北大是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不习惯？

庄梓铨：还是有的，刚进来的时候觉得有些事没有平衡好，一开始进来得时候又想加社团，又想搞学习，处理得不是很好。其实我也加的不是很，一个是院学生会，一个是羽毛球协会，后来院学生会的事情比较多，后来那边就没有怎么弄。有时觉得做起事情来效率比较低，时间分配上可能不是太过合理，慢慢地也调整过来了。至于学习的方面还好。

李少堃：从你的角度来看，竞赛生和高考生之间有没有差距呢？

庄梓铨：怎么说呢，高考考过

来也有学的很好的，竞赛也有不行的，主要还是看自己怎么学，态度怎么样，这才是最关键的。但确实竞赛还是有一点优势的。我个人感觉竞赛生尖子生比较多，平均水平也比较高。

李少堃：师兄有没有修双学位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庄梓铨：我是想学基础的，所以也没有修双学位。

李少堃：师兄在北大上了一年半左右了，你感觉哪一段时期学习压力会比较大呢？

庄梓铨：应该还是这个学期吧。这个学期我选的学分比较多，所以感觉压力比较大。这个学期学分修得比较多，选了24学分，还旁听了三个学分。旁听的是马翔老师开得几何讨论班，上个学期我就听过他的课，感

觉挺虐的，所以这个学期就只是旁听了。学业压力大主要还是学分多少的问题，学习难度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如果真要说的话我个人感觉物理会比较难。

李少堃：还想问一个问题，像我们考完期中考试之后，如果考得不是很好，你能不能给一些意见，如何能够更好地将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

庄梓铨：我觉得到了大学分数不一定要看得太重，不过是一次考试而已。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去找老师聊一聊。当然也不必非要让自己转过来，顺其自然就好，有时老想着自己要转过来，转过来，反倒是给了自己一个无形之中的压力。

李少堃：刚刚你提到其实分数不是很重要，是不是你觉得在大学学到真正的东西比分数更加重要？

庄梓铨：对。是这样的。

李少堃：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如果现在你面前有两本书。一本是老师推荐的写得非常好的书，这本书对你的数学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本书和课程内容不是太相关。另一本是和本学期课程十分相关的书，如果非得从中选取一本来，你回选择哪一本呢？

庄梓铨：还是看你对分数看得有多重吧，当然也要看一下时间。如果出现在期末考前几天，可能还是分数比较重要。功利地说，分数有什么用呢，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有用，出国啊，保研之类的话会有用。不过除此之外作用并不大。在大学，实际上学到东西还是最重要的。





Hold住自己的梦想

——访数学科学学院田青春老师

记者 / 杨懿、刘智彬、唐盼 (11 本)

【访谈时间】：2011 年 12 月 1 日

【访谈地点】：田老师办公室

【访谈对象】：田青春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访谈内容】：

一. 个人经历

Q: 能谈谈您的童年生活吗?

A: 小时候嘛, 在农村长大的, 小学时喜欢玩, 小孩子都喜欢玩啦, 呵呵。记得小学时成绩还不错, 就被推荐上了初中。

Q: 那您小时候数学一定学得很好啦。

A: 呵呵, 没有啦, 就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Q: 那读完初中之后呢, 接着读高中?

A: 当时考虑着上完初中就考个中专。在那时候, 我们那儿很多读过高中的人反而没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而读完中专就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我父亲就希望我能直接考中专, 一走一条更保险的道路。

Q: 那田老师考得怎么样呢?”

A: 考试是过关了, 但是自己年龄没达到, 小一岁, 所以后来还是没能去中专, 而是去了高中。

Q: 那太可惜了。

A: 也没有什么抱怨的啦, 年龄没到, 没办法。上完高中时就到了考大学

了, 考去了我们那儿一个师专。其实有人建议我复读一年, 因为我年龄反正小嘛, 又没发挥好, 但是考虑到复读一年又要向家里多要一年的钱, 而直接读大学的话还可以每个月发二十几块, 这么一考虑也就没想复读了, 打算以后考研究生。

Q: 那您师专毕业后是直接工作了还是继续读研?

A: 是继续读研。师专学生一般不考研, 需要工作两年。所以应该也是先工作了两年的。

Q: 田老师很伟大呀, 都已经有了工作了还放弃这个工作继续读研, 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肯定很需要勇气。

A: 的确是这样的呀, 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 提到要考研, 大家都是一脸的怀疑。不过我还是决定了要考研, 不管多难都要考。因为这也算是我儿时的一个理想啊, 为了自己的理想, 什么都愿意。

Q: 那当时肯定有很多人不理解您吧?

A: 很多人不理解, 特别是师专毕业之后我分到党校工作。那时候我的辅导员就问我的想法, 还建议我能够从当老师开始慢慢往上干, 主要是我当时分到党校, 老师很少, 所以机会很

不错。

Q: 那条件确实很好, 田老师最后选择考研的确放弃了很多啊。

A: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了, 年轻嘛, 有点懵懵懂懂, 只是一心想着要为自己的理想拼一拼。

Q: 田老师是在哪儿读的研?

A: 吉林大学数学系。

Q: 相当于从那时开始田老师就开始从事数学研究了?

A: 其实也是一直往前学, 学习挺有意思的。

Q: 那田老师当时选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A: 选的与数论相关的问题, 当时选课时我没选我导师研究的那个课题, 因为感觉自己对那个不太感兴趣, 所以就自己选了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在当时还没太多人研究。

Q: 您研究生后是直接从事科研呢还是接着读博?

A: 是接着读博士, 还是在吉林大学数学系。

Q: 是什么时候过来北大教书的呢?

A: 我是博士后来北大的, 那时候因为研究的课题在国内很少有人研究, 然后丁石孙先生看我在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也就相当于是以鼓励的形式



注：图为田青春老师

接受我来北大了。当时是92年,27岁,两年后就开始了教书。

Q:那田老师已经教了十多年书了啊,您曾经想过从事另外一种工作吗?

答:我喜欢教书,没有想过换工作。之前如果在一个党校里教书也不错,但是自己的理想就是数学,所以就一直这么干下来啦。

二. 如何进行规划和选择

Q:我们的同学当中,以后应该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与数学相关的工作。您觉得作为一名数学工作者,所需要的品质和能力是什么?

A:最重要的,应该是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做自己的工作吧。对于难题的研究不能轻易放弃,当然喽,从事数学研究,兴趣也是不可少的,毕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是不喜欢,成天让你坐在那里研究它对你来说肯定是一种煎熬。

Q:嗯,那在您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对它了解吗?

A:其实也没想那么多,自己一直追求的就是这个,所以在有机会从事时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然后就走下来啦。

Q:进了大学,很多同学都会开始进行生涯规划,长远啊近期啊等等。那您觉得生涯规划应该包含哪些方面呢?比如理想、职业、爱好?

A:我觉得,基本所有能影响到自己人生的大事都要有所规划,比方说自己大学的学习方向,大学期间学习与社会实践的时间安排,研究生是不是该出国,出国又该怎么学,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都需要计划,不能随遇而安,人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理想和追求,为了实现理想,就要有很好的生涯规划。有了规划,还要

脚踏实地地去干。

【我觉着田老师说这番话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自身经历,而且对他影响极大】

Q:您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对人生做一个规划比较适时?

A:肯定是要早点好,但是也不能太早,太早啥都不了解。比如现在大家进入大学了,就可以开始考虑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了,不能到了毕业时再来考虑,那时候就晚了

Q:您觉得我们该如何更全面的了解自己?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自我规划?

A:要了解自己的话就一定要多思考,然后做,做的时候看自己是否遇到困难,有没有勇气、意愿去克服,你能否得到乐趣,有兴趣就会乐此不疲。从各方面思考自己,锻炼自己,这样才能全方位的了解自己。当了解自己之后,进行自我规划就会更有针对性,也会更有效果。

Q:但是您也知道我们数院的很多同学为了能学好学扎实,经常要刷很多题,那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来计划怎么办呢?

A:这跟老牛拉车是一个道理,不能光低头做,也不能光看不做。做和想要实现平衡。刷题的时候也可以思考嘛,思考自己哪方面做得还够,哪方面还需要加强,刷题要有目的性的刷,不能盲目,这样一来,刷题也是能对自己有帮助的。

三. 对 sms 人的建议

Q:我们选择了数学,或许有些是早已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向着梦想进发;或许有些可能对以后的路还不太明朗。目前出国是很多同学选择的路,您觉得出国有必要吗?

A:出国不是必要的,但是出国可以

开阔视野,我自己就觉得出国以后自己的视野开阔了不少,而且出国期间也学到了不少。

Q:您在国外学习生活过,您觉得国外教育与国内差别在哪里?

A:我对国外国内的教育理解不够深。

Q:您对我们出国深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A:大家出国一定要有规划,不能混沌的出国,不能大家出我就出,一定要考虑好自己出国为的是啥,要学习的是啥。如果要出国的话一定要好好从中学习。Q:您觉得数学专业以后的出路有哪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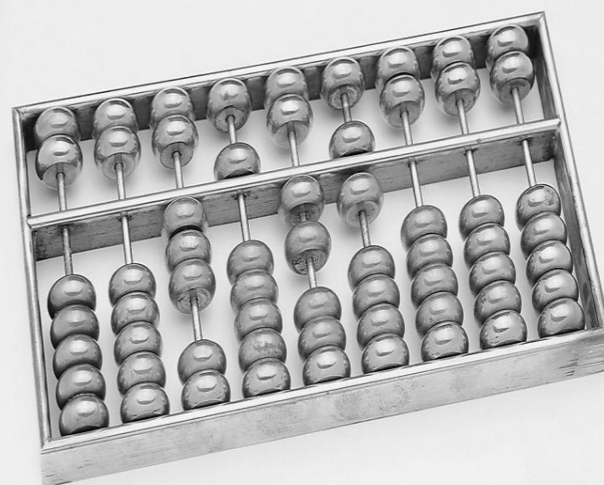
A:我觉得数学专业的学生,以后的路子很多的,这个并不与自己数院出身有太大关联。以往数院的同学出去工作后,各个行业的都有,而且只要是又能力的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干得挺不错的。路就在你脚下。

Q: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就业道路呢?

A:兴趣是有必要考虑的,不能光看现在的热点,有兴趣才能坚持下去,才能把它转化为一个理想来追求,而且一定要多思考,了解自己的长处,多了解自己,了解社会思潮,在做选择时就会明确很多。选择时一定要不要从众

Q:您觉得在人生的种种选择中最需要把握的是什么?

A:最需要把握的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做的不要偏离自己的理想,而且要注意的是有理想就要坚持,要不断完善自己,要时时规划自己,要摆正心态,人生难得几回搏,趁着年轻,要去为自己的理想好好奋斗一把,你们都是优秀的孩子,相信你们会成功!



闲话精算

——访陈凯老师
记者：梅松（二本）

梅松（下称“梅”）：请问陈凯老师,精算行业是否急需人才?

陈凯（下称“陈”）：从国内角度来看,精算有很广泛的发展空间。现在国内主要是保险公司需要精算师;但是在国外,一些咨询公司,审计公司也是需要精算师的。目前国内,这些行业正在起步,但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在的保险公司状况是,精算师还是缺,但没有原来几年那么缺,这个增长的趋势在变缓。但如果国内咨询公司和审计公司这些行业对精算师的需求发展起来的话,精算行业每年的需求还是很高的。总体来讲,目前业界对精算师的需求有所下降。

梅:那么国外的精算师数量是不是已经饱和?

陈:国外也还好,从美国加拿大来看,学精算的人数要多一些,输出多一些,使大家感觉精算行业不好找工作。其实并不是饱和,只是不像前几年那么好找工作了。但和其他行业比较来看,从找工作的难度,工作压力,工作量,以及工资的收入情况综合来看,精算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行业。

梅:精算工作的工作环境怎么样?

陈:精算行业,相对来说自己的时间多一些,可能到不了朝九晚五,但比其他工作的工作时间要少。国内目前少数的审计公司和咨询公司也在招精算师,在那些公司可能会累一些,但工资稍微也会高一些。美国硕

士毕业起薪大概拿到税前六七万美元左右。中国的数字不太清楚,精算师在中国比投行的要低一些,但如果按照单位工作时间的工资来计算的话,应该差不多。精算师是一个稳定的行业,不像投行一样看经济环境,经济波动时精算师的薪水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梅:请问精算师的发展空间如何?

陈:一般精算师会一直做精算做下去,因为做精算还是很注重工作经验的。虽然精算理论都是客观的,但在一些情况下经验还是至关重要的。当对这个行业了解多一些时,经验多一些,对流程比较熟悉的时候,周围的人会对你的意见会更加接受,更加

相信。做精算进入管理层的还是少数。

梅：精算考试与课堂学习是否有冲突？

陈：肯定不是冲突的，课堂的学习能满足一定的考试要求。从内容上讲课堂讲的能够涵盖考试内容，但因为课堂上平时做的题少一些，精算考试除了要掌握知识之外，还要更熟练一些，要短时间内做题，对知识掌握要求比较高。因此只是在准备考试时会额外占用一些时间，但绝对不是课堂学的东西考试没什么用那种冲突。

梅：做风险管理是否需要精算师考试？

陈：现在很多公司的风险管理部，以及保险公司风险管理这部分的人都在做风险管理。但只有在保险公司里才会认可精算师的考试。一般的金融公司做风险管理，比如一些银行的风险管理部门，对这个考试仍然不能认可。主要是因为现在国际上一些风险管理认证体系还不健全，没有哪一个体系的考试让所有公司都认。考一部分精算师考试，在很大程度上会有帮助，但想通过考试成绩来增加工资，还不是很现实。

（总结：如果去保险公司，考试很有用，在公司会有工资的提升。如果在保险公司外做风险管理，不一定认精算考试，要自己再考虑一下。）

梅：那么如果想做精算该如何发展呢，选择工作，保研，还是出国？

陈：保险公司招精算并不是特别看重学历，看的是毕业的时候实习的经验和考试通过的门数。很多保险公司喜欢招研究生，因为研究生的两

年学习可以使个人在考试的门数和实习的经验上有一定的提高，在面试时候增加一些砝码。但如果一个本科生和一个研究生具有相同水平实习和考试的话，保险公司并不在意是否读两年研究生。所以并不要盲目因为学历而读研究生。

梅：如果保研的话保哪个院更好一些呢，数院，经院，光华，深商？

陈：学精算保数院好。数院在精算上的实力还是很强的，经院没有什么老师在精算，光华和深商不大注重精算。如果你想接触一些其他方向的话，如金融方向投资方向的话，那可以考虑一些其他地方。但如果你想去精算去保险公司，那还是留在数院好一些。因为从之前的去向来看，数院一些师兄师姐都在保险公司里头，在数院读会更顺一些。

出国看你想读硕士还是博士，读博士基本就是搞研究这条路了，因为博士毕业和硕士毕业在保险公司角度来看是没区别的，读博士浪费了大概几年的时间，但在工作经验上也没有加成。读硕士的话国外有好多硕士点，如果你原来的方向不是精算，或者是只学过一点，比如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接触一些精算，但没有深入的学习精算，那么国外的硕士项目会丰富在你的精算知识，提高你对精算的认识。数院的同学在本科应该已经学过不少的精算知识了，再去国外学习的话，主要的帮助是开阔眼界，并且在海外找工作相对容易一些。读硕士的时间要看学校，一年两年都有。如果不是以学术为目的学精算，通常要短一点，一年到一年半；做一些学术，两年，相对长一些。

要想最终回国工作的话，建议在数院读研。因为申请出国，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比较多的。精算这个项目，通常不会在一个特别好的大学里，你出国读研并不能拿到一个特别好的大学的学历，而且学的东西在数院很多都学过了，所以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在国内读研的话除了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跟公司里面接触比较多一些。总结：如果想回国工作，不要出国，在国内读研好一些，如果想出国作为一个踏板，还是出国吧。

梅：金融数学的上课内容会不会比较无聊？

陈：还是看兴趣，你去哪个系都可能对该系的某一门必修课没有兴趣。对于学数学的，对金融和经济接触比较少，可能刚开始会觉得某门课过于简单，感觉无聊。我其实并不认为金融数学课无聊，可能是因为前面一两年内大家都在接触纯数学知识，对一些偏向应用的课程了解不多。慢慢熟悉了，也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可以把学到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当中。

如果从学生选专业来说，并不一定非得说就一定要认准这个专业，其他专业就不适合我。选基础的专业也可以学精算，学金融数学也可以选概统的课，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选金融数学一样可以做精算以外的其他方向，大家不要把这个选择看特别重。专业当然有帮助，对未来的职业取向有帮助。如果你觉得金融数学的课太容易，太无聊了，你也可以学一些其他方向的课。因为你选了其他的专业，也可能觉得其中某些课是无聊的。其实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别可能就是一两门的专业课，其他很多的课程都是可以根据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择的。



而一两门的专业课对大学四年不会差很大的影响。可能学习环境的不同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是在基础数学这个环境学的，还是金融数学这个环境学的，会有所不同。同学们还是从学习环境这个角度去考虑专业的选择会比较好一些。不要因为某专业的某一门课无聊而不去选这个专业，均衡的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好，会对同学们

的未来发展更有帮助。

梅：最后一个问题，做精算是否需要做本科生科研？

陈：如果不想读研究生，没必要做科研。保研的话可以做一点科研，如果精算师考试之外还有时间的话，做一些科研对未来有帮助。要做科研的话，需要做一些保险精算相关的行

业，要做一些应用的，不要做纯理论的，要把理论用到实践当中去。时间的安排上，课堂学习，精算师考试，然后才是科研，一定看个人的时间。

同样的本科，不一样的研究生

——访 11 级基础数学系研究生程诚、11 级信科研究生田陆

记者 / 孙璐璐、王博、顾诗颖 (11 本)

采访对象: 程诚 (下简称“CC”) (11 级基础数学研究生)

Q: 程诚学长请问您是出于怎样一种考虑选择了数学这个专业。

CC: 主要还是因为兴趣,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数学, 喜欢思考问题。实际上大一的时候学得也不是很好, 有段时间也考虑过选择其它的方向, 比如计算数学。然后在大二那个暑假发奋图强了一下, 然后认真看了一下书, 然后发现基础数学也不是很难, 东西也都能看懂, 题也都会做, 于是就继续坚持自己的爱好。

Q: 想必学长的成绩到后来应该是不错的, 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选择了保研而非出国呢?

CC: 事实上大一的时候成绩是比较糟糕的, 而且按我们院计算 GPA 的方法, 大一大二的成绩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因此我总得成绩并不太理想。当然这也不是太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出国需要做很多事情——考英语, 做申请等等, 并且也是出于经济上的一些考虑, 我并不希望家里为我负担这笔钱。另外在国内保研也相当不错, 国内的学术环境也越来越好, 另外我所的导师也出于一个学术的上升期, 跟着这样的导师还是比较有前途的。

Q: 顺便问一下, 您认为您的英语水平如何?

CC: 这个应该算中下吧。

Q: 是因为不准备出国所以并没有很看重英语的原因吗?

CC: 对。

Q: 您期望未来有怎样一个发展方向?

CC: 我个人实际上并没有做具体规划, 不过我个人倾向于留在高校内, 做一点研究什么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简单纯粹的人际关系。当然也有考虑将来, 如果以后有什么其它情况, 比如搞科研搞不动啊, 我也会考虑到社会上做些其它事情, 但总之我希望能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Q: 您认为怎样的学生比较适合学习基础数学? 或者说有没有学生特别不适合学习基础数学?

CC: 我认为有的, 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逻辑, 有的人如果思维方式与之相差太远的话, 学起来可能会比较痛苦一点。

Q: 大一新生有很多社团或者其他社会工作可以参加, 但是学术压力也比较大, 您是怎样平衡这两者间的关系的?

CC: 我还是比较赞成大家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的, 一方面你可以认识比较多的人, 然后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 这样对于你人格的形成什么的都

有很大的帮助。像我大二的时候每周可能有 14 小时用来打球,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活动。那时候每周 5 都有排球队的训练嘛, 然后我和同学一般中午 12 点就去了, 然后一直打到晚上 7 点, 然后回寝室洗个澡, 大概 8 点又去理教自习一直到 12 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风风火火打球, 然后认真真学术。大一的时间对于我们数院的学生而言还是比较充足的, 因为我们没有像物理化学生物什么的每周要花很多时间做实验。我认为参加社团的时间不会挤掉你的学术时间。

Q: 您对 11 级新生在学习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CC: 我认为建议这个东西有点马后炮的感觉, 我走过去以后发现, 学分析的时候是不是学点拓扑啊之类的。但每个人都有所不同, 都有自己比较适合的方法还是需要自己去亲身体会, 所以我也没什么很好的建议。

Q: 您认为我们大一新生有没有必要预习一下以后要学的内容。

CC: 我认为关键还是要把课本上的东西都吃透。

Q: 您认为在通选课中有没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推荐给我们?

CC: 因为我们数院计算 GPA 没有把通选课计算进去, 所以我当时选课的时候就没有考虑给分厚不厚道的问题, 就纯粹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

然后我个人推荐一门《西方美术史 15 讲》, 我作为一个理科生对文史类的了解不多, 所以在那个课上我还是收获很大的。然后我推荐一门孔庆东老师的《鲁迅小说研究》, 对孔庆东老师这个人大家想必还是有所了解的。他讲课的风格, 然后分析也是比较犀利的, 每堂课都是人数爆满, 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

Q: 听说你的体质测试常年在 90 分以上, 请问你是如何构建如此强健的身体的?

CC: 这个其实也只有一次考了 92 分, 其实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健身啊之类的。可能是我每周锻炼的时间比较足, 排球啊, 羽毛球啊, 乒乓球啊我都经常打, 而且各种课外活动参加的也比较多,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

Q: 谢谢你的参与。

采访对象: 田陆 (11 级信科研究生, 本科数院)

Q: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现在的专业?

A: 主要是基于兴趣。对于智能科学比较喜欢, 可以很好的应用本科学到的各种数学工具, 而又不局限于研究工具本身, 而是研究如何使用它。其次, 客观条件上, 自己对计算机很熟悉, 也从事过多年的计算机竞赛, 有相关领域的基础, 转向这个方向没有太大的障碍。

Q: 为何选择保研而非出国

A: 个人认为若无意从事理论研究的话, 国内的发展机遇要好于国外。

Q: 期望有怎样的发展方向

A: 多经历多体验, 实现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

Q: 现在的专业适合怎么样的学生学习

A: 独自研究能力较强, 具有快速学习能力 (可以很快学会使用各种工具、编程语言或别人的代码), 与人的沟通交流能力, 兴趣。

Q: 如何平衡学术和社工的时间

A: 学术和社工的时间总是冲突的, 所谓如何平衡, 关键在于个人定位——如果一个人自己认为自己的发展方向更偏重学术, 那么就偏给学术多一些时间; 反之亦然。不过有几个要点:

一是需要明白自己的目标, 例如如果是想本科毕业就找个好工作, 那成绩好自然是好事, 但也许平时的实习经历等等对结果更有影响, 那如果这是你的目标你就应该清楚你在学习上可以花多少精力? 如果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势必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 类似的, 无论是将来打算做什么, 现阶段全身心学术都是不必要的 (如果将来想搞科研, 那么多跟老师聊天做本研什么的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具体怎样权衡就需要看你自身情况了;

二是自控力的问题: 你如果可以分辨得清学术和社工或其他什么事情应怎样分配精力, 但控制不住你自己, 也是没用的。大家都更喜欢选择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情, 但如果以此为借口 (例如说因为社工而没完成学习任务, 或者因为学习而没完成什么社工的任务), 则永远成为不了掌控自己命运的强者。

Q: 对于 11 级本科生的建议

A: 准确说呢, 大部分道理都只有体验了才会明白。例如年年的新老生交流座谈, 老生都会说: 不要翘课, 好好学习, 多利用北大的资源, 听讲座参加活动等等……等新生慢慢成为了老生, 才发现当年学长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后悔自己没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然后作为老生去新老生交流座谈, 继续给新的新生讲同样的故事。

Q: 推荐一些性价比较高的活动、通选课之类的

A: 不喜欢这种说法“性价比”……各种活动都尝试一下吧, 可以说几个不大建议大家参加的活动或组织:

不建议修物双, 喜欢物理可以转院或者直接修物院的课程;

不建议参加校会, 如果想提高能力, 可以应聘学校各种部门的学生助理或者去学校团委, 如果想认识更多的朋友可以参加各种社团, 如果只是想参加这样一个集体参加很多活动, 可以加入院学生会。

Q: 是否要进行实习之类的活动以及关于这方面的建议。

A: 我还没要进行实习之类的活动。没啥建议

Q: 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先工作两年呢

A: 比较有趣~ 而自己也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事情。



3- 恋恋风尘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棱，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200 Days with H

文 | Ampere (10 奔)

Day -44
我站在舞池边缘摆弄相机，你绕了一圈走了过来。

“我不会跳的说……刚刚老师教的时候也没听……”

不会跳的你说，“没事儿我教你吧。”

于是高跟鞋一下下踩到自己脚上。

“你是哪个院的啊？”

“数院的。……你呢”

“XXX……你叫什么名字啊？”

“Blabla……”

你撇了撇嘴，并没有认真听的样子。没有问你的名字。

Day -43

“找到你了哦。”

“唔，昨天特别不好意思。嗯，和同学开玩笑说找个人一起跳个舞的，然后转了一圈找到了你。怎么找到的啊？”

我会告诉你我人人你们院搜出来 500+ 然后挨个看还是没找到又问了你们院的童鞋才问到的么。

Day -27

国庆在家里呆了五天回来，伤逝搅乱心头。想出去走走。发短信问你要不要一起。

“好呀。”

走在湖边听你跟我讲你睡前看数分的物院的大牛学长，湖边一杆杆渔具扎进水里，笑说要不我们边看数分边钓鱼吧。好呀。

坐在酒吧二楼吹着帝都还不怎么冷的风，没敢要酒。远处是星星点点的没打烊的店铺。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听你讲你的故事。

回去发日志，没说跟你一起去。人人说，“1 个人很喜欢！”。

Day -20

“要准备考试了得早起了吗。”

“我打电话叫你起床吧。：）”

“好呀。”

从此把闹钟提早了半小时，每天早上图书馆三楼的自习室里，多了个男孩，半等晨光，半等你。

Day -4

你端坐在我旁边自习，我起身打水，发短信与你，“可不可以，在一起？”

打水归来不见动静。

“你手机应该有条短信的……”我强装看书。

“你书看得下去么……”

Day -1

“来自习么？”

“我觉得，还是不要在一起了吧。”

于是突然没有精神再在图书馆写一个字。却又不知该去何处与谁说。骑上自行车到第一次一起吃夜宵的巫山烤鱼，随便点了些东西，胡乱地吃下去。

晚上删掉了你的人人。

Day 1

中午看到你人人留言，说还可以做朋友的。遂把人人加回去。

晚上在二教 203 自习。人人上看到你手机快没电困在车站的状态。打车去公交站，你焦急地快要哭出来。

你说，“吃点东西去吧。”

“去哪儿呐。”

“桂林米粉吧。”

“好啊。”

走了一半你突然止住了。

“去巫山烤鱼吧。”

“好啊。”

天突然晴了，月亮咧开了嘴。你拉起我的手。

Day 7

光棍节。两个人溜达溜达走到万圣书店。

外国文学的书架挨着诗歌的书架。你随手翻起顾城的一本诗集，“我们读诗吧。”

“好啊。”

轻轻地念着，像是怕惊扰围观的丘比特。

Day 30

帝都下雪了，带你在园子里照雪景，你总是背过去去不给照。可是，你知道么，你的背影很好看。

在静园碰到打雪仗的高中同学，一并加了进去。看着你跳来跳去蹦来蹦去。把雪球轻轻扔向你。你不分敌我乱打一气。

真好。

Day 45

金和的“通霄”茶位费积分卡一点一点快被填满了。夜深了连金和也变得静谧温馨起来。昏黄的安雅的灯下守着厚厚的参考文献写论文。

“刘海好长了啊。”

“我给你剪剪吧。”

“好啊。你给人剪过么？”

“你觉得我像给人剪过的么……”

于是你的齐刘海，渐渐变得不可导起来。

Day 100

“一百天的烛光晚餐呢烛光晚餐呢……”

“啊日志里那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啊……”

便只好掩起自己些微的失落，在冬还盘踞着的燕园，扬起笑脸。

Day 102

Valentine’s Day.

中午发短信问你晚上有没有空。到了晚上自己却是背着满满一包书出来。

“想去哪儿啊？”我问。

“不知道……”

“要不自习去……”

“……”

你无语。可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哪天不是情人节。

Day 104

憋了两天，到了第三天终于跟我生气。摸不着头脑的自己在图书馆丢下你自己跑了出去。却不知道你这般伤心。

从十点半开始站在楼下，电话被摁掉，短信都是冰冷的回复。你问我有多么了解你。我也不知道。

自己的宿舍里是满满的一屋子人在听故事。自己的故事快结了，又有什么心思听故事。

Day 105

早上依然是不屈不挠给你发短信。

“下午一起去上课吧？”

“哦。在哪里？”

^_^.

Day 106

你的生日。

晚饭你跟舍友一起吃。预定好的位置于是自己没法去。

晚上一起去清华找你的同学玩。像是见家长的心情。数着清华的星星。凉风吹过的荷塘。好看的雏菊。紧紧地拉着你的手。

Day 148

你想带我去吃料理。

“在哪儿啊？”

“好像是……五道口那边……”

“叫什么名字？”

“Blabla……”

(百度地图工作中……) “这不是在知春路么……”

“啊这样子，我是路痴……”

“唉还得我带你去……”

“我就是路痴你怎样……”

晚上从店里吃完出来，“走回去吧要不？”

“好啊。”

于是一路从知春路走到学院路，学院路走上成府路。去找那个书论斤卖的中国图书网书店，却是夜太黑找不到作罢。

初春的北京华灯早早而上，肩并肩看着流光溢彩。再长的路，两个人一起，总能走到的吧。

Day 180

你说，只有两个人一起面对出现的问题，才能慢慢慢慢走下去。

是啊。

Day 191

“明天几点叫你？”

“还是七点嗯。”

“那还是学一了哦。”

“嗯我想吃油饼。”

我喜欢这样每天买好饭等你起床的日子。

可是油饼真的好没营养啊亲。

Day 200

我坐在理教敲下这篇文章，我说，欠你一封情书的。等一会儿回去，我把它抄给你，

嗯。虽然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情书。

关于爱情的故事

文 / 吴斯嘉 (09 卒)

曾经朋友给我看一个高中学姐的相册，相册的题目是《因为爱情》，每张照片都被分成了两截，一半是她和男朋友五年前在他们的大学校园里的照片，另一半是五年后的现在，她和这个男孩回到大学校园里，在同样的地方拍的同样动作的照片，而这个五年前作为她男朋友的男孩，现在已经是她的丈夫了。

曾经秋秋告诉我，他实验室里一个师姐的男朋友在美国读博士，他们经常在线上视频聊天，结果某个晚上他聊到一半突然下线了，第二天师姐在实验室的门口看见了昨晚下线的男朋友。

听朋友说起一个同校的摄影师，他最开始拿起相机是因为一个女孩，四年过去，女孩去了美国，而他仍然拿着相机，拍下身边的种种，只为了让女孩仍然看到校园的风景。

熟识的一个阿姨，她大学毕业之后和丈夫到外地工作，丈夫毕业了进了政府，整天做些清闲的工作。他有一天跟阿姨说，他想辞职去做些更有激情的工作，而放弃这种安逸生活很可能并不会带来任何回报。阿姨说，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没了收入我可以养家。然后叔叔辞掉了工作，现在和阿姨过着富裕而幸福的生活。

朋友的朋友，和男朋友几年的异地恋，两个人一个南一个北，便经常选择折中的方式选在北京相见，见个面总是要火车汽车。很难相信，他们从来就没在一个城市里上过学。

二月份的时候考完托福，从北师大的考场出来，打了辆车回学校，在车上给秋秋打了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他在北师大的考场门口等了我几个小时了。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前几天给哥哥打电话，问他做披萨的烤箱要多大容量，结果发现电话的那边，他和嫂子正好在做披萨，电话的那头，小侄女在开心的大叫。

爱情的故事，似乎总是坚持、感动、意外和奇迹。

我并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只是想起了《长安乱》里，主人公带着喜乐和一头小驴，默默的走在路上，似乎这就是他所有的世界。

爱情并不是世界，只是当你身边的世界都消失了时候，仍然有一个人在你身边，拉着你的手，什么都不说的陪伴你。

曾经的纪念

文 / 特洛伊木马 (10 奉)

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

——题记

曾经拥有，我之负汝

高中生的爱恋，总是单纯而青涩，没有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只有温润如雨的甜蜜温馨；总以为会天长地久，即便是分隔天涯；总以为非你不可，执着坚持，热烈无畏。

然而，当真正有一天，突然之间发现，当初的那些坚持，当初的那份爱恋，当初的那种感觉，竟然这么经不起岁月的考验，即使是再往前走那么一小段的距离。

直到那一刻才知道，什么天长地久，什么非你不可，其实都是一厢情愿。

可是，曾经的那些美好，曾经的那些甜蜜，却也不是想忘记就可以忘记的；曾经的爱恋，曾经的依恋，也让我更加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种情感的突变，该如何处理我们的将来；你我的羁绊，即使是在感情冷却之后，也依然存在。年少的自己，决绝而又冷血，以为彻底的离去，便可以解决所有，却忘记了留在原地的你。

大学之后，分隔两地，没有了你的消息，内心的自责也便渐渐淡却，只是在登录邮箱的时候，内心还是会有些许的波澜。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生命中那个对的人，但却在错误的时间相遇，教会了我们成长。

未曾得到，交付记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将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只是，你将会是我永远不曾得到，也不曾忘却的一个人。

或许不曾得到的，才是最好的。而你对于我而言，就是那个不曾得到，也最好的人。可是，不管怎样，现在的你，是我会去关心，会去呵护，也能去关心，能去呵护的人；而我是那个你所在乎的人。即使无关爱情，这已然足够，于我，于你。

彼此相知，成为生命中那个无可替代，也不会失去的彼此，谁又能说不是一种美好，不是一种幸福呢？

然而，这种相知之情，也就只能止步于此了，不会也不能再往前迈进一步。我的生活还需要继续，我生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还没有到来，我仍然需要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收拾好行囊，继续前行，直到遇到那个一起走完生命旅程的人。

而你，连带对你的情谊，我将交付记忆，不曾忘却，不曾开启。

已经失却，无须回忆

都说恋爱是大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正如不可缺少的学习也有挂科的悲剧般，不可缺少的爱情也并不总是那般甜蜜和值得回忆。

在不确定与平淡中开始的你我，似乎进可攻，退可守，即使不能长相厮守，白头偕老，也可好聚好散，回过头来做好朋友。可是，犯贱的我，为了避免曾经不可挽回的伤害，选择了将自己投入爱情的漩涡中，而无视你的犹豫不决，以致到了最后，都无法全身而退，只能眼睁睁看着你淡然的背影，留下我一个人在苦苦挣扎。

本想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却不想被自己所爱的人伤害的如此之深。有人问我，为什么分手？我反问，分手还需要理由吗？我自嘲，既然不爱了，既然选择了别人，随便什么都是理由，随便什么理由又都是借口。不爱就是不爱了，何必再说那么多呢。

于是，想极力地忘记你，忘却跟你的所有。却无奈地发现，将自己毫无保留的交给爱情的我，只能在爱情遗失之后，被曾经的美好折腾的遍体鳞伤，而毫无保护自己的 ability，只能依赖于时间的流逝。

我不知道，跟你的相识是不是对的时间，我只知道，你不会是我生命中那个对的人，只是教会我成长，然后离去。

属于自己，仍在等待

经历了，成长了。

不再是那个年少无知的少年，也不再是那个不计后果的浪子。

沉默了，淡然了。

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感，学会了当做一切都无所谓。

属于自己的那个人，我仍然在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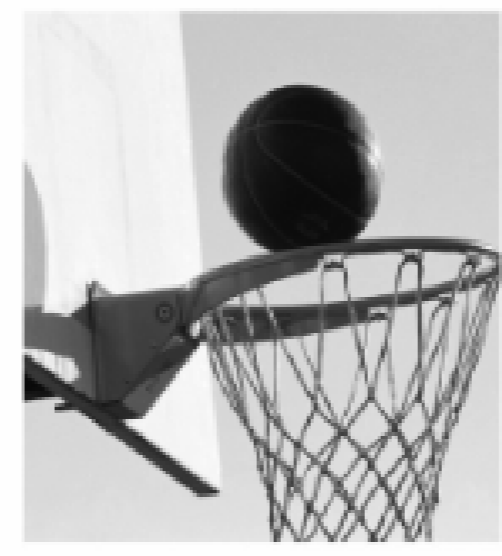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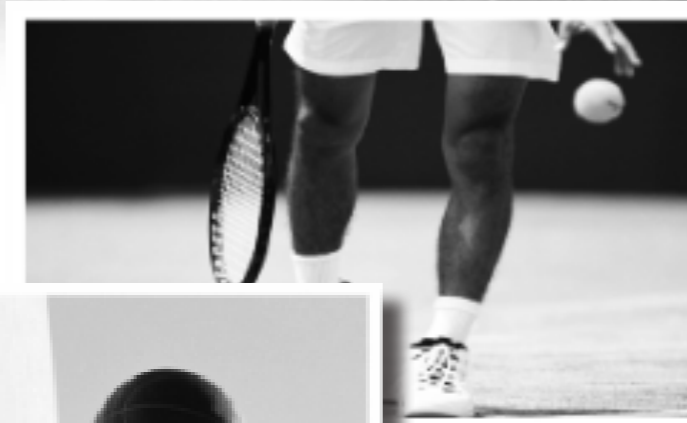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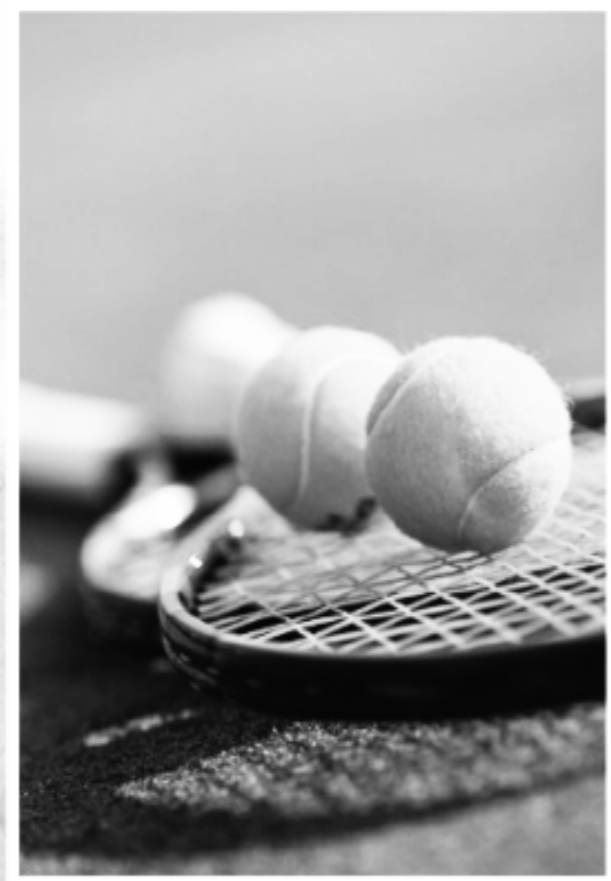


4-Sports

滑落在一体的汗水，

五四场上低沉的喘息声，

运动的人们眼神灼灼。



两周前的一个晚上收到《心桥》编辑的约稿，希望写篇关于网球文化的文章。起初本有过一丝犹豫。毕竟自知以鄙人的网球水准当个网球班助教还算勉强称职，要聊“文化”就实在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恰逢网球队初成立，想到训练时队员们一个个满怀激情的来到球场的情景，我又觉得确实有必要也有冲动写点什么。索性借着这次难得的机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个人对网球的一点感悟。

关于网球的起源在此不多赘述，在网上都能查到。尤其近两年，网球在中国的发展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看着大满贯后人上上状态刷屏的盛况，很难相信在5年前，“网球”的baidu词条数估计还和“沙排”不相上下。能造成这一局面，当然首要归功于中国金花的强势崛起：李婷，孙甜甜让网球走进了老百姓的视线；郑洁、晏紫使国人开始习惯关注国际网球赛场的动向；而娜姐则真正让大家见识了什么叫顶级网球赛事。从此，除了世界杯，美职篮，F1外，大众银屏上又添加了一项关于世界第二大球的最顶尖比赛：四大满贯。由此，小德、纳豆、奶牛、穆雷、莎娃、万姐、阿扎等等球员开始一个个为人们所熟知、所推崇。记得有一次网协招新，一个外表颇为干练的酷姐在经过我们展台时用眼角瞄了一下我们的招新海报（其中有些网球名人的照片）后，突然用一种无限卡哇伊的语调冲到我面前高呼：“这是小德吗，好帅呀！我要加网协……”由此可见网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何等地步。

当然，网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明星效应只是作为娱乐大众的一小部分功能。网球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还是在于它本身的运动魅力。

首先，网球是一种充满力量的运动。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男子一发Ace时的震撼。没有任何的预兆，1秒钟前世界还是如此的平静。站在屏幕上方的选手将球高高抛出，这一瞬，你似乎产生了一种时间凝固的错觉。但就在一刹那，伴随一声巨响，一切已结束。快的让没有准备的你慌忙拉过身边的人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相信有不少人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开始爱上网球的。

除了粗狂的爆发，网球的魅力还在于它的细腻与潇洒。在我这几年作为助教的经历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正手都还打不准的初学者却坚持要学单反反拍（单反比双反要难得多）。问他理由只有一个：单反帅。虽然我不赞同他们先练单反的做法，但单反帅的观点我还是很赞同的。顶级网球选手往往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从容感。面对来势汹涌的来球，几步简短精炼的移动，一个镇定犀利的眼神，紧接着短促如闪电的挥拍动作，来球直挂对面死角，任其拼尽全力乃至跌倒还是只能看着球从指尖溜走，压线，得分。好吧，我

承认上面的表述明显带有浓重的网球王子色彩…但也算是真实网坛的一个夸张写照吧。顺带一提，网球王子也是推动网球发展的一个经典案例。

当然网球作为绅士运动的代表之一，体现的绝不只是身体素质与手感技巧，而更强调智力的比拼。套用一位我们院师兄的名言：网球实际是一项脖子以上腰部以下的运动。击球动作大同小异。网球的制胜关键往往在于能否追到对方打来的球并把球打到对方追不到的地方。这就要求选手具有高度的集中力，敏锐的判断力，以及灵敏的脚步移动。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这三项素质才是能否打好网球的关键。如同乒乓球，通过观察对手的行动在第一时间作出预判并对对手位置进行再判断从而确定在1秒钟时间内完成从准备到击球路线选择到最终完成进攻的全套战术。但网球场比乒乓球场要大的多，因而对集中力以及预判的要求更高。高手对决时往往能救起一些难度极大的球，就是靠的他们超乎常人的集中力以及灵敏的预判。

曾经当助教时听教练这样形容网球：一个人守着一间大屋子。没错，网球是一项英雄主义的运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独自面对。在这片战场上，和你在一起的只有你的对手。这是一份多么勇敢的孤独。但同时，双打比赛中的网球又是一项百分百的团队运动。看过双打比赛的人一定会对其中千变万化的跑位印象深刻。如果没有十足的默契与信心，你敢场上飞奔拉扯对手的阵线寻找破敌良机而把身后的空档留给队友吗？个人与团队这一主题在网球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最后，网球的魅力在于那份坚韧与坚持。如果说痴迷于网球的力量与潇洒说明你开始爱好网球，感叹选手的集中与机敏并顿悟比赛的激情与孤独体现你已逐渐了解网球，那么折服于球手的坚韧就是真正网球发烧友的标志。当一个人看了成百上千盘比赛，你会发现留在记忆中的不是3:0横扫，不是送出Love game，更不是某个精彩绝伦的制胜分，而是一场场相互胶着，你来我往鏖战3小时以上的世纪之战。最终当双方体力都已耗尽，完全凭着意志与本能挥舞着球拍时，每个观赛的球迷都会不由自主的捂住嘴并瞪大双眼，以防泪水夺眶而出，亦或自己的抽泣打断了战场上寂静的喧嚣。最终，当一切尘埃落定，胜者躺倒在地迎接世界的欢呼，而我们也抑制不住压抑许久的激情而放声怒吼。这才是网球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前面聊了网球，下面谈谈球队。

说句心里话，建队之初我从没想到能招募如此多的队员，更没想到大家能达到如此水平。原本以为要从正反手多球开始当初级班一样慢慢培养，结果看来是我out了。尽管

从稳定性、动作规范、技战术等方面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每个人都不乏亮点。尤其是女生，四朵金花各个英姿飒爽，含苞待放。这着实给了我个不小的惊喜，也深感肩上压力之大。第一次训练时，看着大家已经能进行大场对拉，即使回合有限也着实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之后进行的一系列多球基础训练也或多或少能看出大家的进步。更重要的是我确信这群人是真的热爱着网球。

理科院系和文科院系不同，课余时间少，能用来锻炼的课余时间更少。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但凡在北大网球圈排的上角色几乎清一色都是每天来往于实验室与网球场之间的理科生。我想这恐怕在与理科生能钻肯干的个性以及实践能力强的特点有一定的联系吧。但可以肯定更重要的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但凡我认识在北大网球方面

有所成的同学，无疑没经历过一周在球场泡十几个小时的激情以及早上7点爬起来去五四练发球的执着。甚至在如今的球队里我也能体会这一点。虽然这不到一个月的训练要说能有什么明显成效也不太实际，由于赛制的原因，这次北大杯绝大部分队员也都无法上场。但所正可谓积少成多，看到大家的表现我认为有理由相信明年的北大杯我们这拨人一定可以闯出点名堂。

文章写到这里，深刻感悟到陈大岳老师当年上“应随”时那句“既是拖沓篇，也是急救章”的意义。从接到约稿至今已经有两周的时间，几乎天天都在思考写些什么，却也是最后一天几个小时一蹴而就。只盼能经由这篇文章唤起些对网球的热爱，也希望球队能够蒸蒸日上。今天的一切，只为网球。



文 / 张鹏浩 (09卒)

我深爱着的数院足球

文 / 陈佳杰 (11 本)

不知不觉，我在北大已经快度过了一年。在这一年里，足球，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中学的时候，我也踢球，不过踢得不好，所以本来打算让自己的足球生涯结束在高三的那个夏天。但或许是我与数院足球有缘吧，正当我准备放弃足球的时候，我听说了数院足球的辉煌历史和团结拼搏的精神。我当时就觉得，数院足球队，这是一个值得我为之付出努力的集体。

于是，在球队招新的时候，我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至今都还记得球队招新后第一次开会时的场景。如果你亲眼见到当时每个人眼中闪烁着的那种狂热的光芒，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足球才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运动。就这样，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少年，因为同样的一颗对足球的热爱之心走到了一起，我也认识了一群一起踢球的好伙伴，一群一辈子的好哥们儿！

球队里除了我们这些新队员，还有来自各个年级的学长们。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很快开始逐渐适应大学的足球。那个时候，我们每周在一起能踢好几次球。顶着烈日在一体化的球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忘情地挥洒汗水，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转眼间对我们的第一次考验——新生杯就到来了。由于之前几场友谊赛的胜利，我们有些飘飘然。首战面对小组中相对实力较弱的化学，开场十分钟就被对方连入三球，尽管经过

调整我们扳回一球，但最终还是以 1:5 败北。那场惨痛的失利一巴掌把我们梦从梦中惊醒，过去那些属于数院足球的辉煌并不属于我们，它们早已经是过去式了，如今数院足球的辉煌，要靠我们去创造！凭借顽强的毅力，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接连平政管、胜经院，对这两个强队的不败战绩也让我们赢得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P.S. 政管最后夺得了那届新生杯的冠军），然而造化弄人，小组赛最后一场补赛中，对城环的围攻没能换来哪怕一粒进球，小组出局，我们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也创下了数院近年来新生杯的最差战绩。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的那一刻，我倒在了地上，伤心地流着眼泪。

我们进入北大后的第一项赛事就这样结束了。对于人生可能一直一帆风顺的我们来说，这次的打击还是很大的。学长们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却只能拿出这样糟糕的表现，有愧于学长，有愧于球队。但学长们并没有责怪我们，他们说，输球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只要我们努力过，就没有遗憾。是的，新生杯的失利打不垮我们，只会让我们更加团结，更加顽强！

此后的半年里，全队不断地通过训练提高自己的能力，全力备战每年下半学期的北大足球盛宴：北大杯。不论是学长还是新生，每个人身上都透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都想为数院，为数院足球，尽自己的一份力。那段

时间，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集体，切身体会到了开学之初听说到的那种数院足球队代代相传的团结拼搏的力量。在这支球队里，你所能学到的，远远多于课本，不仅仅是踢球，更是一种精神！

赛前我们就知道这届北大杯将会是几位学长的告别演出，大家都卯足劲儿希望能让他们多踢几场比赛。首战 4:1 胜软微赢得开门红，这场比赛给了我们信心；第二场 1:4 输给了有十个老外的光华，让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基本功和战术素养还亟待提高；小组赛最后一场在打平即可出线的前提下，我们一鼓作气，2:0 战胜法学。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昂首出线。淘汰赛首轮面对那届比赛的黑马中文，我院齐心协力，再次打出经典一战，4:1 取胜晋级八强。只可惜最终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不敌实力更胜一筹的国关，没能够继续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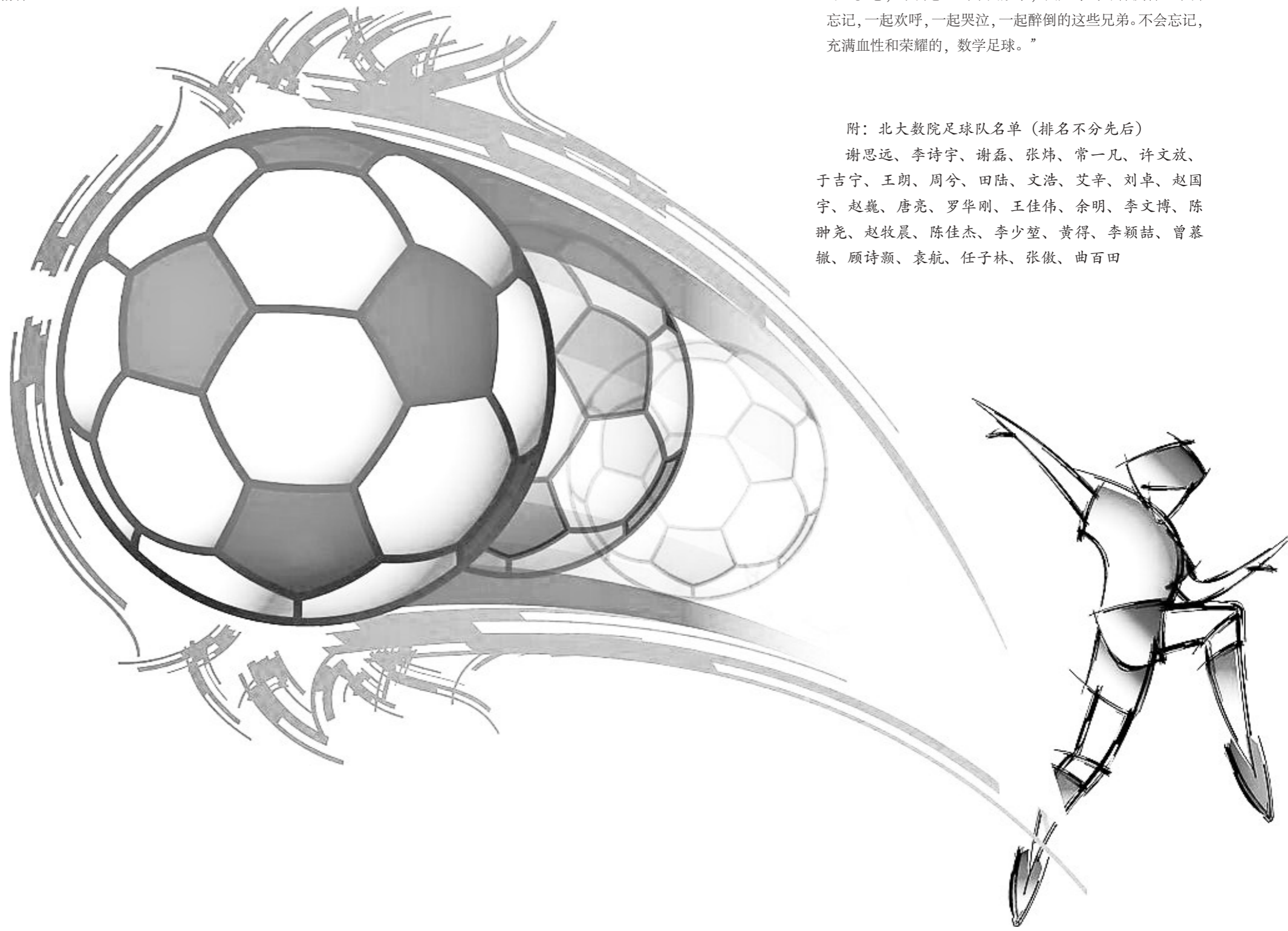
又一项赛事落幕了，在北大一年的足球生活也接近了尾声。这一年来足球带给了我太多太多：既有比赛胜利的喜悦，又有比赛失利的失望；既有结识兄弟的喜悦，又有告别学长的伤心。足球，对于我们数院足球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普通的运动了，更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项事业！

最后，我想转载未名清华区里 yreko 写的一段文字，与大家共享，共勉：

“是的，终有一天，我们这些一起踢过球的兄弟，也会零落天涯，或许，终有一天，大家也不再有从前的激情，游走江湖而无法相聚。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年轻时候的那些梦想，不会忘记当年因数学，因足球的那种执著。不会忘记，一起欢呼，一起哭泣，一起醉倒的这些兄弟。不会忘记，充满血性和荣耀的，数学足球。”

附：北大数院足球队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谢思远、李诗宇、谢磊、张炜、常一凡、许文放、于吉宁、王朗、周兮、田陆、文浩、艾辛、刘卓、赵国宇、赵巍、唐亮、罗华刚、王佳伟、余明、李文博、陈翀尧、赵牧晨、陈佳杰、李少堃、黄得、李颖喆、曾慕轍、顾诗颖、袁航、任子林、张傲、曲百田





无兄弟

不篮球

文 / 王强力 (10 本)

一年一度的北大杯已落下了帷幕，数院男篮又一次以甲级联赛第九的成绩降入了乙级。虽然赛场的硝烟已渐渐散去，但我们男篮的这一群人依旧会怀揣着篮球的梦想，不断向前……

数院男篮是北大的一支传统强队。在 07 年，我们站上了巅峰，夺得了北大杯甲级和硕博杯的双料冠军。那时的队员，个个拿出来都可以独当一面，在五四，那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随着冠军队的师兄们纷纷毕业，数院男篮的实力有所下滑，不过还是在范林元师兄的带领下成功的保级。

得知数院男篮有如此辉煌过去，我们既遗憾没能和师

兄们在球场上并肩作战，也感觉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压力。那时的队长是 07 级的许地生。许队人很好，很负责，每次一有训练和比赛，他总是早早的到球场。在球场上他也非常冷静，像我们这些大一刚进校的队员，比赛的时候容易情绪化，容易头脑发热，这时候，他总会用他那句标志性的“不说，不说”来让我们平静下来。我们这届新队员一开始有十人左右，从后卫，前锋，到内线，各个位置都不乏亮点，尤其是内线身高两米的赵若崖，更是我们的一大支柱。再加上当时大二的学长和许队，构成了我们队伍的班底。显而易见，队伍偏年轻化。不过年轻的队伍比赛的时候敢拼，没有思想包袱，这也是优势。

很快，新生杯就来了，小组赛大家表现不错，顺利出线。淘汰赛对阵国关，没有把握好开局建立的优势，遗憾败北。不过大家都知道，新生杯只是牛刀小试，重头戏是春季学期的北大杯。在此期间，我们每周固定会训练一次，偶尔还会打一些热身赛，大家都卯足了劲。我们这批新队员也期待着能够在第一次北大杯的赛场上大展拳脚。北大杯如期而至，第一场面对战术素养非常高的物理，我们为年轻交了学费。在场上不够冷静的我，过早的领到了个人的第五次犯规，被罚下场，虽然依靠骑哥的神勇表现拖入了加时，但最终还是历经三加时的苦战，惜败对手。可以说，这场比赛的失利直接影响到保级的前景。和地空的生死战，战到最后的十几秒，我们还落后一球。许队叫暂停，布置最后一投由我来攻，不过自己当时确实比较紧张，导致被人抢断，输掉了比赛。那时，我还记得嘉诚在赛后对我说：“这次没关系，以后这种关键球肯定都是给你打！”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还是数院男篮第一次降入乙级，我们的第一次北大杯之旅就这样以些许惨淡的方式收场。在许队的送别会上，许队感慨颇多。他说一年前他接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们这批新队员一来，使他看到了希望。他还笑着说，如果我们有一天打到北大杯的决赛，他一定会从法国飞回来。这不仅是他的梦想，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望吧。

许队走后，我接任队长。从满怀期待的去宿舍楼招新，到组织日常的训练，再到新生杯在场下看新生们的比赛，看到他们一天天的成长，自己确实很高兴。不过自己平时也比较忙，而且也比较懒，除了每周一次的训练，平时也很少组织新队员一起去五四打打球什么的，确实是我的问题。带队的这段时间，也很感谢嘉诚和昊宇师兄的帮助。平时训练

一些战术、比赛中临场指挥，都是嘉诚在负责，对球队贡献很大。

本届北大杯，对阵光华的那场，顾诗颢的五记三分，佟浩功两次假动作晃起程驰后的突破得分，都赢得全场观众的喝彩。最后和物理的比赛，也是昊宇师兄的告别赛。在看到昊宇师兄进球后那激动的表情，我们都开心地笑了。打篮球，就应该是这么快乐才对。

篮球对于我来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很多的好朋友，都是一起打球认识的。正所谓“无兄弟，不篮球”。在赛场上并肩作战的那种感觉，是在其他方式的团队协作中所体会不到的。可能大家平时会通过各种渠道结交到很多朋友，但相信我，和你在球场上奋力拼搏的队友，是值得你的一生去珍惜的好朋友。相信大家都看过 NBA，但如果你没有打过篮球，你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麦迪（原火箭队球星）会在姚明被对手恶意犯规的时候冲上去帮姚明出气，无法理解篮球场上的这种兄弟之情。我记得姚明在奥运会上说过一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让我们把手放在一起，把自己交给整支球队”。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想着就是篮球这项运动最大的魅力。

从我会打篮球开始，每当自己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都会去篮球场。当你暂时抛开所有，在球场上尽情的挥洒汗水时，你会获得无限的快乐，你会发现为那些无关痛痒的琐事而烦恼真是太傻的一件事了。现在看看，一场比赛的胜利，真的是微不足道。即使我们大学这四年无法像学长们一样走上巅峰，但至少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攀登过，至少我们曾在许多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球场上挥洒过汗水，这对我们大学四年来来说，足矣。



投 向北大杯

文 / 赵靖康 (09 本)

4 月 8 日决赛数院 vs 北医，二局下半，数院更换投手。

经过投手板跑向三垒的时候，习惯性的望了一眼本垒，时光仿佛一下回到了三月的那个下午，三局上半，同样的阳光明媚，同样的对手北医，那时被替上投手板的你，可曾预料到后来的故事？

“何曼怡的伤好不了，明天的比赛你投，就这么定了。”时间是 4 月 1 日晚 23:06，次日下午一点是北大杯四分之一决赛。换句话说，几乎没有练习的机会，打信科的比赛，要纯“裸投”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确定队长没开什么愚人节玩笑之后，我从柜子里翻出了许久没有碰过的棒球裤，又赶到九局买下了一件心仪已久的内衬，正午十二点，到达球场。这身装束着实让队友们吃了一惊。是啊，自从退出棒球队，当年的豪情壮志似乎也和这身行头一并被尘封起来了。直到有一天，看到穿上球裤，钉鞋，扎紧腰带的老胡奋力扑垒，才分明感到那曾经的真挚与热爱正猛烈地敲打着我的内心。为了眼前这帮曾经共同在烈日下暑训的弟兄们，执着的前辈们，以及如当年自己一般的新生们，我没有理由退缩。

这是一场能够让我终生难忘的比赛，第一次先发投手，第一次投满全场，第一次进入北大杯四强，但这些都是后话。当我在七局下半三振掉对方最后一个打者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完全是空白一片，仰面朝天，“终于结束了”我想，“还好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

现在想来，以前打三垒手的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投手的心情，直到有一天，当我意外地肩负起投手的双重任务，才第一次感受到投手板附近那特殊的气场。三振时你是全场的焦点，而连续的保送却让你承担来自全场的压力，刚刚还是春风拂面，顷刻间却已阴风四起。投手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在丢掉手感时，能帮你的也只有自己。

对方连续击出安打推进下分，终于等到弱棒或女生上场时，内野手们磨刀霍霍，而投手竟然投出了四坏球保送，你给个好球真的那么难吗？满垒局面，两出局，只要击出地滚基本就可以稳稳拿到三出，可是投手竟然莫名其妙地保送得分了，你是不相信内场的防守吗？

每一个打过投手的人都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你能做的不是争辩，只有宽容自己的手腕，理解队友的心情，然后勇敢的投下去，因为你是投手，场上唯一的投手。

最后必须要感谢我身后的每个队友，当然还有和我传球最多的捕手，因为你们，才让一个菜鸟投手一路投到了决赛。昨天看到曼怡学姐的日志，了解到数院慢垒队曾经的历史，才感受到前辈们这一路下来的不易，作为老队长，你教我传出第一个球，投出第一个球，但更重要的是你那份真挚与热爱，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无论胜利与失败。

今年我们败在决赛，不过明年我们还会打回来，加油！

（作者简介：北大棒垒队队员。2012 年北大杯时担当投手有出色的表现，作为三垒也同样靠谱，另外还是稳定的一棒，保持着高上垒率和安打率。）





5- 随笔

心之所向，笔之所往。

夜里我听到的淅沥雨声，

全部化作从笔尖流淌而出的潺潺文字。



去年今日 人面桃花

文/语焉不详 (11本)

去年今日至今时今日，人面依旧，只不在同一片桃花下烂漫……桃花依旧映人面，只无人知——斯依旧幼稚欠扁的脸下，一年来多少细胞的生长衰老与多少神经冲动的传导。

曾记得某通选课上，在一个案例分析中某君极其坦率地说高考之后心飘飘然，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因此导致的不理智成分不得不考虑进去。当时心里觉得一震，这半年既是走过高考空下来了又是太“忙”来不及细捋自己的思绪。对于过去，我有两个过错，一错在通盘否定过去，二错在美化过去。一个重大的生活环境转变总能让人产生短时的失忆，这失忆的时间有短有长，因人而异，我不是个怀恋过去的人，所以我似乎失忆了好久。想着来北大了好呀，我将要开启我新的生活了，似乎过去可以轻易地被扔到犄角旮旯里，似乎把自己抖抖干净想重新活一次，这个想法不在明面上，在潜意识中戕害我。过去的生活成就了今天

的我，全然否定，身无所依，必有所失。同时，得到之后会倾向于美化那个争取的过程，这样就得到了，也不那么难嘛，然后将过去的纠结、郁闷、经验、体悟抛诸脑后，此想法又是大谬。有所付出方有所得，曾经亦不乏困苦，现如今不乏困苦，将来也不会少了困苦，一路走来，一路经历，一路收获。好几次，自习时想起一些往事，串联成过去人生的一面，引得我落泪，这是学数学的一个附带福利吧，静静地坐着，然后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审视着自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说明我学术的时候不认真）

曾记得一位旧时相识却只是神交的老师约我喝茶时叮嘱了几句话——“别拿欲望当志气”“别贪，人生有一些是必要的丧失，很多时候你不是在选择要什么，而是在选择放弃什么”“延迟满足”。在吐槽时，在觉得社会他人亏欠你时，在觉得郁郁不得志时，问一问自己那些所谓的“志”到底是“志”

还是“欲”！人有“欲”，没有错，但是，拿欲望当志气，既是欺骗别人，也是自欺，最终生命淡薄无依。初进入大学这样一个相较丰富多彩的环境，初得到一种真空般的自由，就像孙悟空在天宫中胡作非为之时，什么稀奇的都想拿来试试，然后就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我们不是孙悟空，再过五百年早就化为灰烬了，我们能拥有的能经历的都是很有限的。其实选择的时候，A有这样这样的好处，B有这样这样的好处，或者还有C，还有D，选择其实不是在选择要什么，而是在选择做什么，在选择在那么多东西里如果有些是必须丧失的最可以舍弃什么，舍弃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现代社会讲究“即时满足”，所以提“延迟满足”也是很有意义的。对未来，我将在很多年里咀嚼这几句话。

曾记得一言启我良久思——“科学的主要目标是理论，不是事实”。初入大学，愿学有用之学，将来贡献社会，后开始了基础课的学习，总不免思“学之何用”。且不说凡人之用往往眼界局限，单言数学的属性是将客观世界抽象出来的理论。理论者，求认识更加精确完整，不工于实用。人脑虽大，仍有边际，若记忆事实现象则极为有限，若理解理论，则能自我推演判

断，生发出无穷广袤天地，理论虽不能尽善尽美，却确实是人类高度抽象思维的结晶。学有用之学但不可流于狭隘，P大毕竟不是职业学校也，而况于数学专业之属——我以此自勉。

曾记得妇女节那天，兴冲冲给母亲发祝福短信，却收到父亲说母亲摔断腿在手术的短信，心下颇感慨，然后日日与母亲通话，读者想要称赞我孝顺？非也非也。一日，不能忍母亲翻来覆去几句话，大喝要与父亲说话，又不能忍病房嘈杂，大喝要父亲出去说话，然后知道了母亲真实病情，然后羞愧难当。我真粗心，母亲如此爱我怎肯让我为她的病情焦心，必以谎言搪塞；我自我，每每与母亲通话，常常抱怨自己种种不顺心不愉快，未尝真正替母亲着想。成熟，在点滴中，比成熟的语言、成熟的外貌难得多。

曾记得……



天津行纪

文 / 张明睿 (11本)

城铁缓缓开动了，我坐在车窗前，看窗外黄昏时的景色。我的天津之行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去天津之前并没有想太多，就是在刚开学的时候壮壮问我去不去天津，我一想李宇鹏在南开，当即决定：去！于是我就在开学第二周的周五下午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车窗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东西。在中国，连接两个城市的铁路沿线，只有村舍、农田、荒野抑或坟茔，在中国北方尤其如此。然而我依旧出神地望着这片我并不熟悉的，被一层微雪轻轻盖着的土地。春寒之中，燕赵之地，岂非本该如此？

4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列车已抵达天津。夜幕已降，街灯点点，打上出租，驶向南开。天津城在高峰期也很堵，车上的喇叭把一段相声放了十几遍，然后我们就终于到了南开。

南门下车，走入校园，除了一主楼之外，高大的周恩来像和立在一侧的陈省身楼映入眼帘。我如同一个饥饿的孩子看到美食一般用目光捕捉着南开的一草一木，流连许久。

由于壮壮的同学还在上课，我们就一起上了南开的二主楼，混在南开的学生里进了教室，听南开的课。和壮壮的同学一一认识，我们边去食堂边谈笑风生，草草吃完饭，我告别壮壮等人，去找李宇鹏了。

见到小鹏时感觉他还是老样子，同桌见面，不需过多寒暄；边走边谈，半年来他在南开的趣事一一道来。其中一事印象特别深刻：话说南门那儿的周恩来像下面有若干字，“我是爱南开的”，可是那“爱”字和“开”写的太抽象，很多人竟看成了“我是看南门的”！，少时返回南门仔细端详，果然很像。于是我各种无语……

我们先去他寝室转了转，之后便夜游南开。夜下的南开人很少，校园很静，幽幽的灯光，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其实两个人与其说是游园，不如说是畅谈。灯火阑珊，就算是游园，游的也只是那意境，而意境，是需要人来创造的。那晚我们谈了不少，多是废话、疯话、傻话，可是我却笑得前俯后仰，久违的高中时的感觉，终于在大一下学期的那个夜晚，与我重逢。

第二天，正式游天津，当然是和小鹏一起。

重游南开，又把整个校园转了一遍，尤其是去了陈省身故居，作为陈先生的学术后裔，自然是有必要凭吊一番的。老先生的家是座小别墅，就在校园里幼儿园的旁边。不知怎的，我总想起先生的名言，他说做数学是好玩的；如今先生已去，在其故居旁，自己唯有万千感慨。而李宇鹏则告诉了我陈先生的一则趣事：据说曾有记者问他长寿的秘诀，他回答说不要运动，记者说再换一个吧，于是他果真换了一个——多吃肥肉……也许这就是数学家的真性情吧。

在只有两间小屋“金鹏大酒店”吃完午饭，我们便作别南开，向古文化街进发。

确实见了不少有意思的东西，神马“泥人张”“果仁张”“崩豆张”，看来姓张的手艺都还不错。还有什么剪纸、年画……目不暇接。当然还有更好玩的：可口可乐牌狗不理抑或狗不理牌可口可乐，黯然销魂骰，关于垃圾的“天津民俗展”，太多太多……

之后去看海河，粼粼波光，两岸各式建筑，鳞次栉比；极目眺望，顿觉心胸开阔，俯仰一世于这天地之间，多少世事，随着这浩渺烟波而散尽。《论语子罕》有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于是去文庙，于这闹市之中，我们竟险些找不到它，于是打开导航，手机告诉我们：我们距文庙——8米！终于找到之后，进庙，吊孔。文庙很小，很矮，四周却高楼林立；里面人也不多，或者应该说是很稀少。进殿一览之，说实话，并没了解到什么新东西，里面现代化的东西也确实太多，甚至在庙内可以看到墙外的美英两国国旗。我觉得不很和谐，即便是在所谓全球化的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的东西总是太少太少。而人们对其或是弃若敝屣，或是视若至宝，似乎很难求得一个平衡。

又已黄昏，于是怀着一丝怅惘离开了文庙，这种思考，本就不是一时一刻能得到结果的。于是收拾好思绪，继续前行。下一站，滨江道+意区。滨江道其实没什么意思，跟开封的马道街差不了多少，不过既然来天津了，就有义务压压马路。履行完义务后，直奔意大利风情区。此时天已黑，意区暖暖柔光，效果奇佳，很有情调。只不过我们俩大老爷们在那里逛来逛去感觉不很合适，于是拍了几张照片之后，草草离开。

回南开的车上，人很挤，我给一老爷爷让了座，于是两人交谈起来。当他



得知我是学数学的时候，迟疑片刻，然后说：“数学，这个专业也不错。”还告诉我，除了做研究之外，将来最好的工作是做中学教师。我刚想反驳，无奈车到站了，只好悻悻离去……第二天的行程也就此结束。

次日，第一个目标，南市食品街。到了天津，总要尝尝狗不理、十八街麻花、驴打滚之类小吃的。与众多商店之中，我发现一家与众不同，招牌上写着：天津特产——伊拉克蜜枣。天津，真牛！

略作休整，我们打算前往天津站，毕竟下午我就要走了，沿途再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没有。于是就到了不得不说的

这是古代的一位大学士，学问四通八达……

在慈禧太后做皇上的时候……

这种讲解员，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在欢笑声中，我们离开瓷房子，前往车站。天津站就在海河边上，是以我又一次领略到海河的美。上一次，我是站在桥上，居高临下，可俯视全景，却与河水少了些沟通交流；而这一次，我们行走在岸边，河水就在我们身侧流淌。准确的说，是以桥为界，一边吹皱春水，一边却仍覆寒冰。这时夕阳已西斜，霞光倒映在河水之上，晚风拂来，一种莫名的坦然。是的，这河水确能洗去不少污浊，无谓的纠缠起



瓷房子。瓷房子并不是用瓷器做成的房子，而是房子内外贴满了瓷片。房外与各种颜色的石英嵌在一起，美轮美奂；房内则以碎瓷片作壁画，精妙无双，不管是人物、动物、植物，无不栩栩如生，从创意到手法，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据说还有只价值2亿的瓷瓶收在馆中，与别处不同，它没有被放在玻璃罩内，而是放在房外墙上，任凭风吹雨打，讲解员说这样会更好的保护瓷器。如果仅仅是这些，还不算什么，点睛之笔在于那个讲解员，大冷天穿着一件秋衣，缩着身子走来走去，还有不少经典话语，让我们笑到抽为止。现摘录如下：

大家看这个木书箱，有个电影叫作《倩女销魂》的……（指着一幅瓷画）这个很珍贵，千钧一发也难买这幅画……

来的污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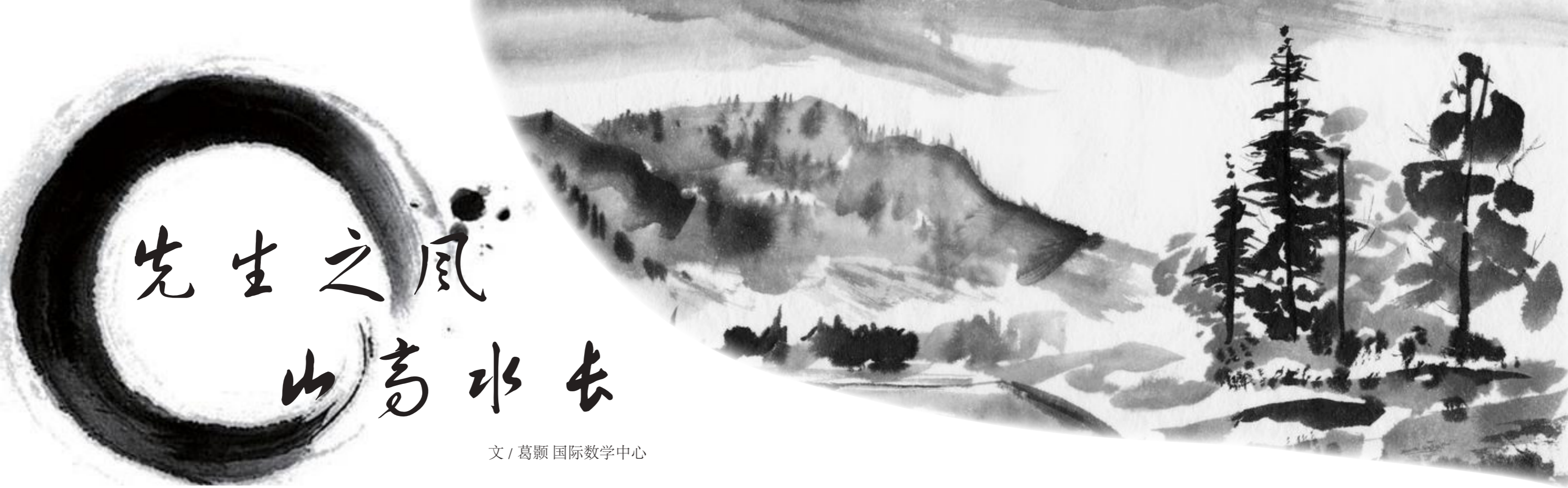
分别在即，伤感难抑。但我们终究没有流露出一点伤感。这样都好。于是就这样，我终于走进车站坐城铁回北京，而他则返回坐公交回南开。再回北京的火车上，我给李宇鹏发了条短信，上面有这样一句话：“这是我半年以来心情最畅快的两天！”两天的时间，我俩信步游天津，说说笑笑，谈天论地；其实游玩只是个形式，好友间的倾吐与聆听才是我最为期待与享受的。我也因此感受到了阔别已久的畅快与轻松。这种畅快，会让人铭记、向往、憧憬一辈子的。

在淡淡的愉悦之中，我结束了我的天津之行。

雪的记忆

文/张明睿(11本)

在我关于未来的记忆里
有一场漫天飞舞的大雪
从白天下到黑夜
由云间散落田野
三三两两的人儿
漫步在小巷大街
轻轻掷下的欢笑
充满了生与爱的喜悦
小女孩火柴上的光焰
点亮的不再是温暖凄凉的幻觉
那黑色的幸福
终被纯净的白所清洁
而我则在这天地之间
和泪吟诗 畅快击节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文 / 葛颢 国际数学中心

记得初识恩师钱敏先生是通过蒋达权老师的引荐。那是在 2005 年的初夏，我还记得当天外面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先生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手中拿着一把雨伞。我们是要谈谈我本科论文的修改以及投稿的事，也正是在那一天，钱先生表扬了我的本科论文，并且答应帮我修改，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自那之后，我就正式成为了先生的弟子。

在这些年和先生的接触中，我对于先生的生平和治学也有了比较多的了解。钱敏先生 1927 年 3 月 15 日出生于江苏无锡，抗战时期在成都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先生在中学时酷爱文学，读古书，觉得唯有文学可以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但是后来先生的父亲（我国著名化学家，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和纤维高分子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宝钧先生）反对，觉得学理科才更有前途。于是作为长子的钱敏先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于 1944 年考入了金陵大学物理系，两年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于大学最后一年（1949 年）转入数学系拿了毕业证书。毕业后，钱先生受段学复先生之邀留校任教，这一待就是六十多年。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先生并未就此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先生的古文功底很好，平时也一直保持着写点诗词的习惯，虽未发表，但也自编成集，怡然自得。先生曾经在《读

书》杂志上发表过关于《红楼梦》和张爱玲的评述，并被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选进了他的著作《定是红楼梦里人》中。在该书的校后记中，周先生写道，“本书附录引用钱敏先生的一篇评论张爱玲红学的文章，水平之高，是我目中所少见的，十分钦佩，务欲印于拙著内，以借光辉”。更有意思的是，先生还曾经在 1952 年院系调整（从那时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与燕京大学数学系就被并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之前，又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了一年的英文和法文，而且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阅读了大量的英文和法文的文学著作。先生说过，年轻时的志向和兴趣是要保持的，不可太功利，机遇也许就在某个时候等待着您；不轻易放弃就不至衰退，不会到需要的时候却拿不起来。果然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和国际学术界也开始有了交流，但是精通法文和英文的却极少，因此先生当时就得到了多次和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机会，这也算是对多年志向和兴趣的某种回报吧。退休之后，钱先生应邀去绍兴文理学院担任了几年的科研顾问。在此期间，先生还为本科生开设过唐诗宋词赏析的课程。

我并没有听过先生教课，因为我认识先生的时候，先生已然是 78 岁高龄了。这里我就摘录钱先生自己的一段叙述吧。“关于教课，我的标准是总要让学生体会到逻辑之外

的余音，因此自己先要反复回味，上课讲时才能说出来。逻辑是上课的铺排，本质的东西只能出现在重点和要害中，不会处处都是，但是数学是用逻辑编写出来的，正如文学作品是由文字组合而写成的一般。没有随心驾驭文字的能力，其人决写不出好文章来；但这种能力的培育和取得必须通过各个个别的人自身的长期辛劳努力和写作练习才能完成，因此苦思苦练是对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不可少的要求；但这不可能在课上完成。我的授业老师是关肇直先生和段学复先生，他们教会了我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让我领会了基础数学的精神实质；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专家，而是他们对所教的课总是津津乐道，充满热爱和憧憬，而且在一无所知的一群大孩子们面前，不厌其烦的讲述做学问的道理和境界。”

下面该说说先生的治学了。先生的学问是非常广博的，从数学到物理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而且近些年来还往化学和生物延伸。想当年，先生这一辈做学问要查资料是很不容易的。先生和我提过，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为了找寻一点和“非平衡态统计物理”有关材料，每天都到首都图书馆查文献，一篇一篇地翻，经过一个多月的查找，才终于发现了美国科学院院士 T. L. Hill 那本著名的《Free energy

transduction in Biology》，自此开始了先生三十多年的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之路。先生对于科学研究一向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与热情。我有一次在和钱先生的交谈过程中偶尔问及量子物理的发展史，先生立即兴致勃勃的为我叙述了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量子物理的发展历程。虽然学习量子物理以及从事与之相关的科研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钱先生依然能够把量子物理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深入浅出。我想这就是华罗庚先生说的“把书读薄”吧，一朝融会贯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直至今日，先生还是经常阅读学术书籍和刊物，也非常乐于和学生谈论科研问题，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先生自己说过，在他年青时，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数学工作者，只是想要博学多知罢了，“读书是为了有学问，有兴趣，其它的目的是没有的”。钱先生在本科的最后一年拜访过吴光磊先生，请他教自己微分几何。这次拜访以及后来的接触，使得钱先生打开了视野，增加了见识，知道了相对论及量子力学和基础数学的深刻联系，才促使他后来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数学物理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

对待自己的研究，钱先生是很执着的。1980 年前后钱先生已五十出头，在访美期间曾听到外国同事中有人说，“数学物理就是数学家认为不是数学，物理学家认为不是物理的



Something”。从此之后，他就把追求的目标定为了“Something在数学家看来必须是值得证明的定理，在物理学家了解了这定理的含意之后，又应该认为是有物理内涵的”。钱先生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的研究工作，都集中在概率论和动力系统方面，对应的物理问题是非平衡定态的统计力学，得到的主要结果写在以下三本著作和两篇综述中：

1) With Liu P.D.: Smooth Ergodic Theory Of Random Dynamical Systems. (1995) Springer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1606.

2) With Jiang D.Q. and Qian M.P.: Mathematical Theory of Non-equilibrium Steady States, On the Frontier of Probability and Dynamical Systems. (2004) Springer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1833.

3) With Xie J.S. and Zhu S.: Smooth Ergodic Theory of Endomorphisms. (2009) Springer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1978

4) With Zhang X.J. and Qian H.: Stochastic theory of nonequilibrium steady states. Part I. Phys. Rep. 510, 1-86 (2012)

5) With Ge H. and Qian H.: Stochastic theory of nonequilibrium steady states. Part II: Applications in chemical biophysics. Phys. Rep. 510, 87-118 (2012)

前三本著作完全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但是其中的书2)其实是切中近代生物学的，而综述4)和5)正是在此数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完成的，大都是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中的应用。关于这一点，钱先生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来描述：“我在来日无多的年岁，有机会遇到一些年青人，愿意用大步子跨过统计物理和化学，进入生物领域；我们已合作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试。我有时想想，似乎命运也未必永远亏待形将‘永别人世’的人们”。

先生桃李满天下，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有多位老师是钱先生的弟子，他为推动北京大学数学物理学科的发展、交叉和融合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网上有一篇名为“培养了多个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数学学科）”的帖子中提到，虽然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主页上找不到钱敏先生的名字和资料，但是却培养了三个全国优秀百篇博士论文。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这三个获得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弟子都是他在退休之后带的博士生（该评选始于1999年，那年钱先生已经72岁了）。

先生对待学生是极好的。在钱先生指导我的三年时间里，

他不仅帮助我找到了研究的方向，踏上了跨学科研究之路，而且钱先生总是能够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敏锐地告诉我做什么是有前景的，而做什么可能是无用功，从而让我的科研工作深入而又有效率。其实当时我们研究的也并不是先生所十分熟悉和有把握的领域，在那期间，钱先生也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和我一起边学习边探索，这对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每当钱先生围坐在学生中间，和大家讨论甚至是激烈地争论问题时，我总是很感动。不仅如此，钱先生也一直在用他高尚的人格感染着我。钱先生的生活极其朴素，却总是能体谅学生经济上和生活中的困难；先生指导我完全是义务劳动，而在这三年期间，他还一直从自己为数不多的科研基金中拨出相当部分，在经济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2008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去了上海复旦大学工作。虽然不能常见面，我和先生还是保持着几周一次的电话交流。钱先生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并一再叮嘱我如果要想在交叉学科的科研上更进一步，那么就需要到国外的实验室去待上一阵，真正了解别的学科在想什么，做什么。由于我所用的数学模型大都是随机过程，因此钱先生就鼓励我去哈佛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的谢晓亮教授实验室访问，因为那是全世界不多的几个能看到随机现象的实验室之一。后来几经努力，我最终得以到谢老师实验室访问一年，并与谢老师组建立了密切和长期的合作关系。现在因机缘巧合，我得以重回北京大学工作，又可以时常去和先生聊天，心中也倍感幸运。

钱先生一家都是做学问的，钱先生的爱人张锦炎先生，妹妹钱敏平老师和妹婿龚光鲁老师都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一起合作发表了很多篇论文，实乃学界一段佳话。

今年3月15日是钱敏先生八十五岁的生日。在此，谨借此文恭祝先生及先生一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6-续·步天下

展开书页，
漫步于盛唐两宋或是文艺复兴的罗马教堂；

合上书卷，
投眼现下沉思先哲书写的箴言警句。





背影

文 / 赵君妍 (11 本)

——读《目送》有感

“我慢慢地，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这段话出自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散文集《目送》中的同名文章，读后我不禁想起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小时候读《背影》总觉得无法被打动，毕竟那样的一个背影，没有依依惜别的表情，没有泪满阑珊的声音，似乎太平淡，太单薄。然而，当真正经历过离别之后，我才明白，背影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心酸的告别。

《目送》的封面是水彩般灰暗的绿色，腰封上隐约印着母亲推自行车载着幼小孩子的背影。书的样子朴素极了，与龙应台的散文有着相同的气质，就像一本珍藏多年的老旧的日记，其貌不扬，勾起的那些记忆却沉甸甸的压在胸口，让人透不过气。

我合上书，想起很多很多年以前的我，小学放学总是雀跃的奔向门口等待的外公和他的黑色大自行车，买一根夏威夷冰棒，然后在被外公载回家的路上心满意足的吃完它。又想起初中时很多个中午，外婆总是要把我送到车站看到公车开走之后才放心离去，而我透过公车脏兮兮的玻璃偷偷看着停在原地越变越小的外婆，觉得莫名的心酸。儿时我们并不懂离别，因为总有个人等在那里，上学时说了再见，放学后便能欢喜的迎向同一个人，总以为离别紧跟着再见，毫无伤感的缘由。于是习惯于道别后匆匆地离开，只留给亲人一个小小的背影，还一边跑着一边高兴地冲着背后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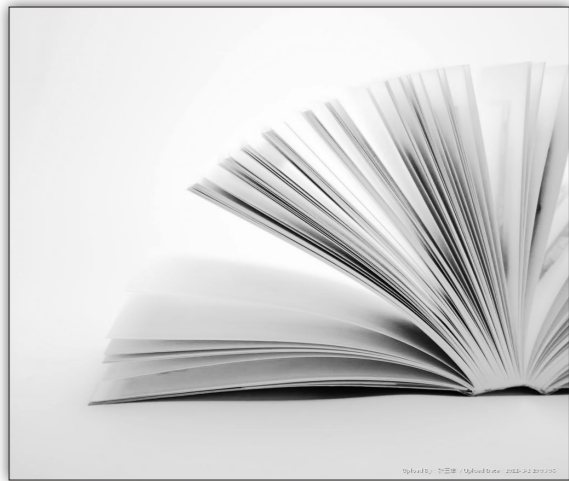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长大的，而在这过程中又经历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离别。我们一次次踏上远行的列车，昂首向前大步离开，是不是因为知道背后总有一道注视的目光，一路追逐着我们的背影，满眼的不舍，直到我们消失在转弯的地方也不忍离去。所以我们才从不回头，一路自信满满毫无顾忌的放心走下去，迈开脚步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正如龙应台书中写到他送儿子华安去美国做交换生时的场景：“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

寸往前挪。终于轮到她，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疏忽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然后她写下文章开头的那段话。我想起上大学后每次离家去学校时，在机场妈妈总是拉着我的手说，再留一会儿吧，时间还早。我们的父母，在目送我们离开的时候，原来是这样的心情。

写完儿子华安，龙应台写起自己的父亲：“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的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撩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然后，她又写下了开头的那段话。

“不必追”这三个字就像一个魔咒。我边咀嚼边翻着书，正好看到一张照片，是龙应台拍摄的自己患上老年痴呆的母亲。配文则是：“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她娴静的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我看着照片里龙应台害羞微笑着的妈妈，突然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有一次我偷翻妈妈的相集，看到年轻时候的她，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戴着大红色的围巾，也是这样抿着嘴笑着，脸上全是遮掩不住的，青春的光芒。“不必追”，多么无奈的字眼，妈妈在一次次目送着我的背影的时候，就这样慢慢的变老了，而不曾回头的我，竟不曾发现。

离别此事，总有一个人要留在原地。回家的间隔变得长了之后，不经意间更容易感到父母的老去。我知道的，总有那么一天，总是放心远行的我们也要站在原地扮演送别的角色，目送着那个背影渐渐远去，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从那时起，我们的身后便再也不会有一道炙热的目光紧紧追随，不会有人留在原地痴痴等待，无论多少次的回眸，都不会再有人，目送我们的背影远行。突然想起在网上看过这样一段话：“20岁以前，妈妈每天都能看到我，而现在我已经半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妈妈45岁。如果她可以活100岁，那么还有55年。我每半年回家看她一次，我这一生，妈妈这一生，就只有110次机会见面了……每次数学考试前，我总会祈祷我不要算错，只有这道题，我希望我是算错的。”从此我下定决心珍惜当下的每一刻，不要走的太远，偶尔也放慢脚步，回头看看，怀着一份感恩与惜福的心情，多陪陪身后切切等待的父母，学着照顾他们，不要留下遗憾。



到现在我才发觉，一个背影，没有依依惜别的表情，没有泪满阑珊的声音，当列车慢慢开动，当人群渐渐散去，朱自清先生看着父亲的背影艰难的爬上站台，拎着几个伶仃的橘子，想象着这背影之人所具有的悲伤心情，或是记起父亲年轻时健壮而强悍的模样，自己不由得也顿添伤感。背影是平淡的，单薄的，就像一张离别的底片，映出所有不舍却无奈的旅人的面孔。面对我们的父母，乃至将来我们的孩子，在生命这场无可奈何的挽留中，我们只好狠下心用背影默默的告诉彼此：“不必追”。

人之一生，结局无法更改，我们却可以努力丰富生命的过程。我们无法抚平父母脸上细小的皱纹，却可以温柔地将印在他们心中离别的背影轻轻拂去，重新拓上微笑的弧度；我们无法改变父母日渐苍老衰弱的身体，却可以小心地搀扶着他们，一起走过生命的旅程。小时候我总是跟在父亲身后，一路小跑也跟不上他的步伐；现在反倒是我走的更快些，需要留意放慢脚步才能不让父母落下。而无论尽力追赶，或是放慢步伐，始终我只期望，能够尽我所能，不留下目送的机会，与这背影同行。

又一次读完了《笑傲江湖》，颇感欣喜，觉得读至今金庸笔下最喜欢的莫过于此书了。

说说里面的一些人物。

先说五岳剑派吧。“伪君子”与“真小人”这组对比在书中相当明显，不难看出作者的意图。像岳不群，林平之这种满口仁义道义的人，我只能说他们能巧善辩，心思缜密，阴险狡诈。由此看来，皆是读书，收获到的东西和反馈出来的东西却大有不同。知识是死的，人却是活的。知识可以拿来唤醒人们的思想，却也可以打着它的旗号混淆视听，强词夺理。比起他们，我倒觉得左冷禅还算是个人才。因为我能理解有些人对当领导者的渴望。这些人往往本身的确具备领导才能，只不过操之过急，有违天意，终究是机关算尽，反丢了卿卿性命。而似岳不群这种暗箭伤人，企图坐收渔利，便是耍阴谋手段了。

总之，“夺权”总比“篡权”来得光明正大。一直都很欣赏莫大先生，他穷困潦倒，手抱琵琶弹奏《潇湘夜雨》

读 笑傲江湖

文 / 张鹏军 (11本)

的形象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怕是日后一下雨便想起他来了。定闲师太更不用说，她那份举重若轻的气度，洞察世事的清醒，便是少林寺方证大师，也得佩服这个女流之辈了。而坐下一群小尼姑也都是单纯细心又仗义的姑娘们，和那些男人们相比，有一种清新自然的灵动之感。衡山派

和恒山派的人还都是很不错的。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弱肉强食，这鱼目混杂的五岳剑派非得弄成一家。什么同气连枝，从费彬手刃刘正风一家开始，早已是屁话连篇。泰山派又自己内讧。最后五派自相残杀，结局无比凄凉。

令狐冲一直都是我喜欢的类型。放荡不羁的浪子，聪明伶俐的性情中人。不得不说他言行恰巧配得上“笑傲江湖”如此扬眉吐气的四个字。他爱憎分明，一诺千金。记得刚开始他苦恋岳灵珊之时，爱得彻底爱得憔悴。每次只要一提小师妹胸口便是一痛，即便是当上了恒山派掌门人，得知岳灵珊与林平之成亲的消息之后跑到山上放声大哭，竟毫不掩饰，心想：“大丈夫要哭便哭了，我苦恋小师妹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如果没有反应，反倒显得做作了。”他是真性情的人，如庄子般随性而为。大坛喝酒，大口吃肉，纵声长笑，放声大哭。爱就爱了，做就做了。一诺千金，即使有为难之处却也从不违背誓言。

他满心信任恩师岳不群，在嵩



山五岳掌门人大会上说为师命是从，却不料岳不群另有主张，竟同意五岳剑派的合并，然言出必行，就算事与愿违也只有另作主张，此言既出，决无收回之可能。我暗想，若是岳不群，想必又该仁义道义一大堆道理豁将出来，以自己貌似有道理的话不知怎么的就把别人给忽悠了。五霸岗上平一指为令狐冲治病，怎奈一番奇遇之下神医也素手无策，只能让令狐冲戒酒戒色戒斗，多活一两年。令狐冲大笑道：“人生在世，会当畅情舒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的爽快。”人生在世，就是要做自己想做意思，如果为了活着，做了太多违心之事，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却只有少林武当两大门派掌门还颇有见解，拿的定主意。少林不愧是武学之宗，无论从武功修为的高低，还是自身修养的程度，都是其他任一派都望尘莫及的。最近我也对佛学稍有崇拜。尤其赞同它其中所讲“缘分”的道理。世事随缘，不可强求。

忍不住要先夸一夸桃谷六仙啦！这是整篇小说里我最喜爱的六个人。这六个人的创造就是个奇迹。名字根，干，枝，叶，花，实串在一起，有趣动听，却都长着一张形容枯槁的马脸，绝技便是四人把一个人硬生生撕成四块，动作迅捷，配合默契。想必读者

甚至书中人物都有同感，一见到他们六个，先皱起眉头，之后啼笑皆非。因为他们那份“语言纠错”和“辩论”的口才实在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和乐趣。他们总是在紧张的时候缓和气氛，在缓和的时候制造矛盾。但六个人无拘无束，口无遮拦，能言善辩却头脑不灵，关键时刻兄弟同心，当真可爱至极。

江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所在，江湖即恩怨情仇，七情六欲。正如王国维大师所说，生活之本质在于“欲望”。一个有太多欲望的人注定是不会快乐的。哪怕经过自己一系列详密的计划以及各种运气成分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但是欲望过强的本性注定了这种人永远不会满足，直到自己的目标严重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老天又不在眷顾的时候，如果还执迷不悟，不愿放下屠刀，反而通过各种非正当的手段以达成目的，这时结果自然愈加的惨烈。任我行，左冷禅，岳不群都是这种人物的代表。同时，绝大多数人都对“武功”有着极大的痴迷。贯穿整本小说的辟邪剑法，多少人为之丧命？岳不群统一五岳派后将华山派石洞内藏有各派武功的消息公开后又吸引了多少人进去送死？令狐冲也有“欲”，只是他的“欲”很简单，仅仅只是对小师妹的“欲”。但令狐冲却有点傻，一心喜欢小师妹，想得到小师妹，

但是又从不逼迫，也从不要什么阴谋诡计，如果是岳不群有了令狐冲的武功，估计是能轻松骗得小师妹的心吧。令狐冲的这种傻所带给他的痛苦仅仅是相思之苦，也正是因为心中仍然放不下那“欲”。但这种只要对方过得好，付出不求结果的爱往往能得到好的结果，盈盈不就是因此而倾心于令狐冲的么？令狐冲对于武功对于名利是毫无追求的，学到独孤九剑，最后又得到了易经经，都是因为缘分罢了。世上事还真就是这么可笑，一心想得到什么东西的人，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不想要的人却什么都得到了。桃谷六仙肯定是全书里最快乐最逍遥自在的人，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傻吧？在我看来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他们能力有限，长相也在那摆着，难道真要他们都成为执掌少林的方证大师？或者被任盈盈这样的美女看上？他们什么都不求，但是一样练就了一身武功，活得逍遥自在。生活就是要过的开心，要“笑”着过，对于学习事业爱情以及其他的一切，都随缘吧。





文 / 熊思雨 (二本)

唯有时间和距离永恒 ——读《查令十字街84号》

If you happen to pass by 84, Charing Cross Road, kiss it for me? I owe it so much.

查令十字街84号,这个门牌号码几乎可与伦敦的另一个地名“贝克街221号B座”齐名了。我常常在脑海中幻想勾勒它的模样:反光的玻璃橱窗里摆着几本精装硬皮的大部头,店门口陈列了几架书,店内则放眼全是直抵天花板的老橡木书架,侧面看过去都是古朴且极有质感的书脊;扑鼻而来的全是古书的气味,那是“混杂着霉味儿、长年积尘的气息,加上墙壁、地板散发的木头香……一间活脱从狄更斯书里蹦出来的可爱铺子”。

旧书铺总给人以美好的期待,似乎就连这个称呼也带着一种咏叹的意味,让人提到它的时候都不免挂上一丝微笑然后浮想联翩。平时是难以见到的,我们常去的无非是“XX图书大厦”之类的地方,够大够亮却也拥挤吵闹,货架上来往停驻的皆是近两年的新书。旧书铺是不一样的,它带着一种英伦的风情,藏在某条古老的街道上;店面大多是幽暗的,零星的一两个顾客或者说读者在书架间慢慢抚过那一排书脊,停住,抽出,然后静静地开始阅读。我们所向往的,不就是于千万中寻到恰好的那一个的会心一笑,还有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安宁和满足么。

如若说我们爱书,倒不如说我们爱的是那一份读书的心境。难寻的旧书珍本,难得的牵挂真情,才会让人在掩卷的时候心里满涨着幸福感。《查令十字街84号》正是这样一本被誉为“爱书人圣经”的书信集,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一家伦敦旧书店之间的书缘情缘。

马克斯与科恩书店(Marks and Co)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专营旧书。

海莲·汉芙(Helene Hanff)出生于美国费城,居住在纽约,是

一个写剧本的穷困潦倒的女作家。她热爱英国文学,但是先纽约的书太贵,便将买书的对象转向了英伦。海峡另一边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店员弗兰克·德尔(Frank Doel)则是海莲通信二十年之久的对象。第一封信开始于1949年10月5日,海莲这样写道:“我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你们刊登的广告,上头说你们“专营绝版书”,你们用的“珍本书商”一词让我有些望而生畏,因为我总是把“珍本”与昂贵相连的。而我只是一名对书本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罢了。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要么就是巴诺书店里头那些被小鬼涂得乱七八糟的邋遢书。随信附上一份我最急需的书的清单,如果你们有干干净净且不超过五美元一本的二手货,请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可以给我悉数寄来。”

回信是书店一个署名为FPD的店员回的。海莲收到书后,再次寄去信件并寄去了诸如鸡蛋、香肠、火腿等物资。五十年代初英国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实行的是配给制。海莲作为一个美国购书者,她的慷慨大方得到了书店全体店员的信任,部分店员也加入了和海莲通信的行列。当然最主要还是那个简称为FPD的弗兰克·德尔与其通信,并在伦敦为她寻觅一本本旧书。



我对英国文学并无了解,海莲在信中开具的那些书目除去个别其余都要借助于注释。但我想那一份对书籍的热爱总是不拘于某个特定的国度,某个特定的时间,某本特别的书。我手里的这本简体本《查令十字街84号》除去书信集的正文,还附有序跋共四篇,尤以唐诺的《有这一道街,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为妙。“愈好、内容愈丰硕、创见之路走得愈远的书,往往远超过我们当下的知识准备、道德准备和情感准备,我们于是需要一段或长或短的回身空间与它相处。好书像真爱,可能一见钟情,但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杳远理解和同情却总需要悠悠岁月。”

的确有这么一种说法,书非借不能读也。但总有许多人依然倾向于买书。虽说很多时候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但借来的书或是碍于限定的期限,或是为了书籍的品相而不敢在空白处做些批注,匆匆读就,只能算是留下第一眼的印象。一本书的再阅读不是可能,而是必然,同一本书在不同的年岁去读,经过了反复咀嚼和人生阅历的增益,往往会品出不一样的滋味。甚至有时都不需要等上许久,读过一遍,暂且搁置,再读一遍,便是迥异的感受。还记得那年因为语文课的模

块展示，不得不去读尤瑟纳尔的小说，最初不仅觉得语言晦涩难懂，西方现代小说的荒诞和虚无更是无法捉摸；所幸反复读过几遍之后居然爱上了她的词句和意境，尤其是鲜艳的色彩和画面感。自此之后，便懂得了好书不厌多读，经典历久弥新的道理。

海莲的信件购书和我们的买书依然有所不同。她正色告诉德尔，她绝不买一本没读过的书，那不是跟买衣服没穿过一样冒失吗？这句话真是很有意思，说明旧书的购买、收存和再阅读，不仅仅只是囤积居奇的讨厌行为或附庸风雅的恶心行为而已。我们大概没有像海莲这般文学女青年的时间和雅兴，更不可能像海莲这般在购书前就在信件里对书如数家珍，所以说可羡慕却难效仿。

《查令十字街84号》本是书信集，虽说中文译本里正文几乎只占了六成，但我们还是回归书信本身好了。

我们看到德尔在给海莲回信中，大多是出于事务性的叙述，不苟言笑的；而海莲在信中的语言可谓天马行空，时而调侃，时而淘气，时而发脾气，性情直率，鲜活的灵气在这位单身女作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曾经也是读过书信体的，只觉得有些说教反而虚伪。读过海莲和德尔的书信往来，才知道信不必长，那些穿越了时间和距离的平静温暖才真正直抵人心。无怪乎那么多人迷恋书信的质感和潜藏的情意。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多么委婉缠绵的意象和词句，绕着舌尖打个转还要在心里也烙下点痕迹。

可以说信的基调一直都是轻快的，直到篇末戛然而止，在死亡面前人的悲伤是那么的浅薄。一个平静日子收到一封书店寄来的但封面和署名有些奇怪的信，海莲得知德尔逝世的消息。生命毫无征兆地终结，不过如此。

突然又想到小山词，又想到那首《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

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四十年来，许许多多的读者都不愿把海莲和德尔仅仅定义为友情，甚至中译本的附录里还有一篇影评《爱情的另一种译法》。其实，一切都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而被放大，二十年间缘悭一面，相隔万里莫逆于心。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有时间的炼化，真情的砝码，是哪一种感情又有什么关系呢？君子之交，看似含蓄清淡，实则纯粹醇厚，很多人一生都难以觅见。我们现在不过是借着海莲和德尔的书信集，来真切地感受一下这份美好。

找来原文看，才发现英文版没有那么多序跋和注释附录，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摞信件。但翻过那薄薄的小册子，翻过二十年的岁月，手指触到最后一张白纸，失落来得更为猛烈。

1969年4月11日海莲给在英国的好友凯瑟琳写到：“布莱恩在电话里对我说：如果你手头有路费就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和我们一道去了。我一听到他这么说，眼泪差点儿要夺眶而出。大概因为我长久以来都渴望能踏上那片土地，我曾经只是为了瞧伦敦的街景而看了大量的英国电影。记得多年前有个朋友对我说，那些去过英国的人总能在哪儿找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我说，我要去追寻英国文学，他告诉我：‘它们就在那儿呀！’或许在那儿，或许不在。看看四周地毯上散乱的书籍，我知道，它们确实我这儿。可是卖这些好书给我的那个好心人德尔先生却已在数月前去世，书店的老板马克斯也已不在人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如果你们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替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它的实在太多了。”

这一份“亏欠”足以让每一个阅读此书的人感动。与书店结缘二十年，二十年足以改变许多东西，

唯独书籍和信件没有终止。她最亏欠的是否就是到书店一坐，以及去见德尔一面。可时间已经来不及。无论何时我都希冀一个大团圆的欢喜结局，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遗憾才是全世界人们魂牵梦萦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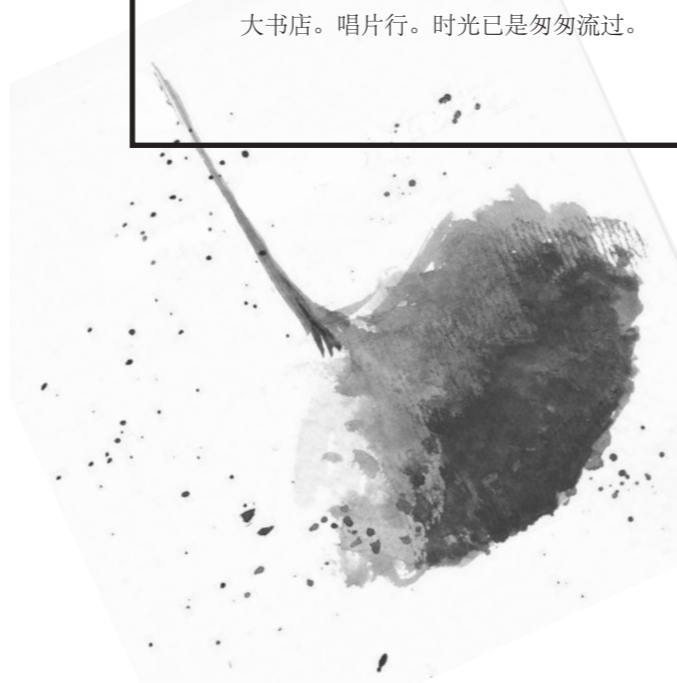
尾声

德尔逝世后不久，海莲将信件结集送到出版商手中，出版后倍受读者喜欢，她终于有钱去伦敦了。当来到书店的时候，她对着空荡荡的书店说：“我来了，弗兰克，我终于来了。”

自从本书出版，伦敦又多了一个让人留着做念想的地方——查令十字街84号。我猜想，如果是在中国，不说重建起一个Marks and Co书店，至少也要故意弄成旧书店让人参观吧。但是，时至今日，这家旧书铺早已不复存在，先后变成了唱片行和酒吧等，这也是一种旧式英伦的淡然吧。

最后再说点有趣的事儿。小时候迷恋过Harry Potter，七本书翻来覆去不知道读过多少遍，现在才发现破釜酒吧就位于查令十字街。罗琳的原文：“这是一家肮脏的狭小酒吧。要不是海格指出来，哈利很可能不会注意。匆忙过往的人们连看也不看它一眼。他们的目光只落在一边的一家大书店和另一边的一家唱片店上。”

大书店。唱片行。时光已是匆匆流过。



用一颗悲怆的心灵 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读《百年孤独》

文 / 范睿托 (11 本)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它被认为是《堂吉珂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品，纽约时报甚至称其为“创世记之后首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其作者马尔克斯也因此毫无争议地获得了一向被认为充满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诺奖的颁奖辞也许是对这部小说比较中肯的评价：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折映了一片大陆及其人们的富足与贫困。

尽管马尔克斯本人一直强调《百年孤独》的现实主义性质，但是由于书中神话故事、宗教典故、民间传说等带有魔幻彩色的元素，文学界长久以来一直将其归类为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品。马尔克斯在并不大的篇幅中描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经历和与之密不可分的马孔多这一小镇的百年孤独史，从中折射的其实还是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历史进程。从 1830 年至上世纪末的七十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使数十万人丧生，放火来看整个拉丁美洲也是战火四起。马尔克斯的创作源泉皆来自于此，无论是书中刻画的军事统治者、政客，还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众，也许表面蒙着一层神秘的魔幻面纱，但是他们的内心情感都是无比真实的。马尔克斯不愧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他巧妙地利用了魔幻的元

素将人物的内心情感表现到了极致。他们的乐与悲，痛苦与挣扎，更重要的是那无处不在的永恒的孤独，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小说的语言并不华丽，简约的表达，朴实的文风，却丝毫不影响马尔克斯文字中蕴含的强大的力量，掩饰不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整本书看下来，我只用了两天。说实话我真的有想一天将其读完的冲动，可是无奈阅读速度的限制只得拖至第二天。整部小说节奏感快得不同寻常，马不停蹄的叙事效率让人始终有一种高度的焦虑感，同时情节的发展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变幻莫测使人完全无法预料。直到看完全书的最后一个字，仿佛一切已尘埃落定为止方才让人松下一口气。然而手抚书卷时，却似乎感到那永恒的孤独并未消逝，仍然萦绕在心头。读罢此书依然有些遗憾，我为原著是由西班牙语写成，未能品读原著而感到遗憾。不过据说在外文译本中英译本的翻译质量是相当高的，也许有机会我会再读《百年孤独》，希望英译本能让我更进一步深入这部伟大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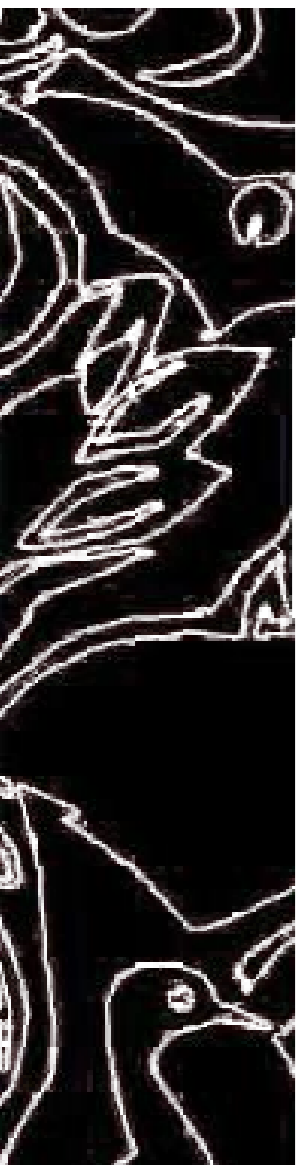
若要细说书中的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我认为莫过于乌尔苏拉。作为第一代布恩迪亚的妻子，她从结婚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孤独的诅咒。丈夫的精神失常乃至最终的离去，不

过是拉开她漫长孤独人生的序幕。布恩迪亚家族一代一代生老病死的历程中，始终不曾改变的是她的存在。家族内各人之间交流的极度匮乏，使得整个家族中的人都不不可避免地也受到孤独的诅咒。她目睹着这一切，坐等自己内心的孤独随着岁月流逝与日俱增。“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她见证了除了最后一代以外的家族的全部历史，她的死也似乎预示着家族行将到来的彻底衰亡。她是无比智慧的，毫不过分地说她大概是全书中最有智慧的人物，她明白家族的孤独诅咒，明白家族历史的反复循环，甚至明白家族最后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她也是固执的，直到行将就木前不久她依然尽自己所能试图左右家族的命运，妄图改变宿命的安排，也因此酿成了许多悲剧。但最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她的乐观向上，对命运的忍耐和勇于承受所有苦难折磨的精神意志。她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史太君，是家族乃至马孔多真正的主心骨。

孤独是整部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的目的也正在于通过让人们思考这百年孤独史，探索出摆脱孤独的方法。这孤独感，至少部分地表现了马尔克斯对拉丁美洲被排斥现代文明世界的进程之外的愤懑和抗议。布恩迪亚这个古老的家族也曾经在新文明的冲击下，努力地走出去寻找新的世界，探索未知的一切，尽管有过退缩和畏惧，他们最终还是抛弃了传统的外衣，希望能融入这个世界。可是外来文明始终以一种侵略的态度来吞噬这个家族，于是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文明世界中持续着“百年孤独”。“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马尔克斯用一个毁灭的

结尾来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愤懑。这无疑是一部小说所表现的赤裸裸的现实的一面，其神秘的面纱只会更加深马尔克斯所表达的情感。

有人评价《百年孤独》，认为它缔造了一个极其丰饶的双重世界，它穷尽了世界，同时自我穷尽。这种穷尽世界并自我穷尽的特点，让这本小说拥有了超凡而持久的魅力。余华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无论是《活着》、《在细雨中呼喊》，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都是我十分推崇的作品。他对《百年孤独》的评价也很高：那些刚出版就畅销的文学作品里，有些与世长存，比如《百年孤独》；另一些则销声匿迹，也就没有比如了。但是也许对马尔克斯的评价中最唯美的还属莫言的那句话：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





心桥（第42期）

主办：数学科学学院团委

指导老师：董子静 卢存宣

主编：盛开

责任编辑：孙璐璐 刘逸飞

文字编辑：孙龙、李少堃、

张文钟、孔嘉、喻怡雯

美术编辑：魏晓宇、孔嘉、

郝欣童、喻怡雯、翁恺云